

※ 書目文獻 ※

《因樹屋書影》版本流變考 ——清初文化政策下個人與官方改易 文本的一個實例

羅 琴*

元明以後中國士大夫一直背負著沉重的道德十字架，特別是朝代更替之際，許多儒士選擇了做遺民，不再出仕新朝，而那些入仕新朝的，即便取得高位，為大戰之後的國家恢復元氣做出許多的努力，一不小心還會被寫入〈貳臣傳〉。本文要討論的就是在明清易代之際，面臨各種選擇，最後入仕新朝的一位士人的命運，他就是周亮工。文章的切入點，是他一部命運坎坷的著作——《因樹屋書影》。這部書在康熙年間的刊刻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是周亮工晚年命運與心境的一個縮影，它在雍正及乾隆以後的刊印，某種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刊印當時的社會對文化思想控制的情況。

周亮工字元亮，自號櫟園先生，生於萬曆四十年(1612)，卒於康熙十一年(1672)，原籍河南祥符，祖居江西櫟林，後移居金陵。他本為明崇禎進士，明末守濰縣抵禦清軍，順治二年(1645)仕清，曾兩度下獄。周亮工才情頗高，對印章、書畫、尺牘、詩文都有研究，著有《因樹屋書影》、《字觸》、《印人傳》、《賴古堂印譜》、《鹽書》、《賴古堂詩集》四卷、《賴古堂集》二十四卷、《偶遂堂近詩》、《萬山中詩》、《閩小紀》等等。

《因樹屋書影》十卷（以下簡稱《書影》），是周亮工順治十六年(1659)因閩獄案下獄期間所作。「書影」，取「老人讀書，但存其影」的意思。因樹屋，是對所住刑部牢獄的稱呼。據《賴古堂集·附錄：年譜》：

* 羅 琴，上海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生。

己亥，四十八歲。刑部訊未結，公乃結廬於白雲司，日賦詩著書其中，顏之曰「因樹屋」。有《北雪詩》、《因樹屋書影》諸集。¹

康熙元年徐芳序：

又成之請室之因樹屋中，他人之黯慘喪魄者，櫟園遇之，皆其筆墨沉酣之助。²

康熙六年姜承烈序：

《書影》者，先生請室中所為作也。……顧先生退然不敢自居，取昔人所云「老人讀書，僅存書影子于胸」之義，故名曰影，不知深入其阻固，已取書之神與髓，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矣。³

康熙六年高阜序：

歲在庚子，從請室中歷溯生平聞見，加以折衷，詮次成編，一時見者以為可資談助、廣異苑，而阜獨以為此非博物之紀，而明道之書也。……而先生顧顏以《書影》，雖先生自道之詞爾，乃其欲讀者因表測日，緣鑒窺形，是書之傳神，固在阿堵中也。⁴

康熙六年杜濬序：

余曰：影者，刑之微而神之著者也。……抑先生為是書時在寢室，尤為人所難。⁵

康熙六年黃虞稷序：

先生是書之成，方在因樹屋中，正先生貞固蒙難之日，而猶且丹鉛不輟，抽腹笥而成此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先生惟樂天，故能著書，亦惟著書，亦見其知命。……昔人言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先生之不朽備矣，又豈僅一著書立言已哉。⁶

康熙六年鄧漢義跋：

¹ [清]周亮工著，朱天曙編校整理：〈附錄：年譜〉，《賴古堂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周亮工全集》第2冊，影印清康熙十四年周在浚刻本），頁8上。

²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清康熙六年刻本），卷首，頁7。

³ 同前註，頁7-8。

⁴ 同前註，頁3下、9上。

⁵ 同前註，頁5下。

⁶ 同前註，頁7上、9上。

《因樹屋書影》者，櫟園先生昔在請室時所撰述也。……迺坐因樹屋中，泊然守靜，如深山人，露抄雪纂於桁楊影中，孳孳不輟。未及浹旬，著書早已成帙。……即是書之博覈正大，後學指南，端在於是。而自擬以老人讀書，祇存影子者，蓋先生之謙而又謙也夫。⁷

康熙六年刻本周銘跋：

《書影》一編，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窮天人之際，究事物之變，考數即以證理，搜奇即以辨道。……抑聞其書成於請室，追述見聞，熊熊炎炎，而胸中之天地出焉。……然櫟翁曰：吾之為此，不過讀書影子已耳，是何存乎見少之詞哉。夫讀書之敏捷於影響則有之，究極精微等於測影之妙則有之。且古之君子之著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尚能蔭庇人，矧君子之著書乎。影廣則蔭庇亦廣，影大則蔭庇亦大，然則《書影》之廣大悉備，其蔭庇天下後世，又寧有既哉。⁸

又周在延雍正三年〈書影重刻序〉云：

是書則于請室中，將生平所睹記有關於世道人心、文章政事以及山川人物、草木蟲魚可助見聞者，皆隨筆記出成帙。是時歲在己亥，予小子年方七歲，諸兄弟皆幼小，棲息白下。……辛丑，先君子事白復職，出為江南督糧大參。⁹

從以上序跋可知《書影》之成書背景、題名意義。

目前學界對周亮工的研究不在少數，但大多關注其詩作、印學等方面的成就。《書影》也有標點本，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有五卷本的排印本、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有十卷本排印本、上海古籍一九八一年據中華書局排印本重新校訂。以上十卷本以雍正懷德堂本為底本，五卷本以重刻雍正懷德堂本為底本，沒有進行校勘，只是標點排印而已。臺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八四年《四部刊要》叢書曾收錄《書影》、世界書局二〇〇九年也曾出版《書影》，但都沒有校勘。《續修四庫全書》一一三冊是影印北大藏康熙本，鳳凰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周亮工全集》收《書影》，影印自《續修四庫》本。歷代的整理者或研究者對《書影》的版本流變鮮有關注，更別說詳細論證伴隨版本流變產生的文字差異問題。單篇論文倒是有

⁷ 同前註，卷末，頁1、5下。

⁸ 同前註，頁4上-8上。

⁹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清雍正三年周在延懷德堂覆刻康熙六年賴古堂本），卷首，頁15上。

考證《書影》版本的，即袁慶述〈《書影》版本研究〉¹⁰一文，該文寫得相對簡略，最大的亮點是看到了《四庫全書》撤出本（以下簡稱撤出本），並且用上古排印本與之對勘，發現了許多大段異文，上古排印本底本即雍正本。袁先生還有〈《冷齋夜話》及《書影》校勘札記〉¹¹一文，校勘了《書影》上海古籍排印本與撤出本個別文字的差異，發掘了撤出本的價值，也是很有意義的工作。但袁先生因為條件所限，沒有看到康熙本，也沒有看到雍正本原本，所以沒有發現北大康熙本（《續修四庫》底本）與雍正本的區別，另外對撤出本的底本判斷也有待商榷。另，《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二書注意到康熙本與雍正本異文¹²，但以為這是原刻本與翻刻本的差異，對二者關係沒有做進步一探析。

周亮工處在明末清初這段歷史上頗為特殊的時期，其個人命運在國家喪亂之際可謂起伏跌宕，周亮工晚年有焚燬包括《書影》在內的燬版行為，後來《書影》又經歷四庫館收書、禁書，最後成為「撤出本」，所有的這些使得《書影》的命運頗具戲劇性與典型性。

一、《因樹屋書影》版本簡述

目前《書影》的標點排印本只用一個版本進行標點，而不用不同版本加以對刊，除了有的本子不易得見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恐怕是《書影》的現存版本源流看起來十分清晰，幾個刻本之間行款一致，版式也非常相似，關係十分密切，也就理所當然認為各本之間不會有太大差異。為了讓讀者對《書影》版本總體面貌有所認識，首先簡單梳理《書影》現存的版本源流。

（一）康熙六年賴古堂刻本

《因樹屋書影》十卷，周氏賴古堂康熙六年（1667）刻本，據《中國古籍善本書

¹⁰ 袁慶述：〈《書影》版本研究〉，《船山學刊》，2000年第4期，頁77-80。

¹¹ 袁慶述：〈《冷齋夜話》及《書影》校勘札記〉，《古漢語研究》，2001年第34期，頁88-92。

¹² 陳先行、郭立暄：《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87；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363。

目》著錄，國圖、人大、北師大、北京文物局、上海社科院、東北師大、南京博物院、暨南大學藏此本。《中國古籍總目》著錄同。另據日本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數據庫收錄，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兩部，一部為十萬卷樓舊藏本，一三函五架；另一部也在一三函五架；日本神戶市立中央圖書館藏一部。

另，北大圖書館藏兩部康熙六年本，《續修四庫全書》一一三冊所據底本即北大藏本之一，此本筆者經眼原書，索書號 SB/088.7/7701.1，以北大康熙本稱之，一函六冊，無內封。書前有杜濬序、康熙元年徐芳序、康熙六年姜承烈序、康熙丁未高阜序、康熙丁未黃虞稷序；書末跋依次為：張遂辰跋、康熙丁未鄧漢儀跋、周銘跋，所有序跋手書上版。正文首頁板框 12.6 cm x 17.4 cm。北大另有一種，索書號 SB/088.7/7701.1/C2，一函四冊，著錄金陵賴古堂康熙六年本，因在修，不得經眼。

另，筆者經眼北師大藏康熙本，索書號善 857.1/818-03，序跋順序為：姜序、高序、張跋、杜序、黃序、徐序、鄧跋。正文首頁板框 12.6 cm x 17.4 cm，十二冊。

北大康熙本、師大康熙本內容無差別。師大康熙本印刷字劃刀鋒清晰，基本沒有斷口，應該印刷比較早。北大康熙本印面效果也較好，只是相比師大康熙本，斷口略多一點，應該在師大本稍後。

康熙本序跋特色在於寫刻，行款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十八字，白口，單白魚尾，四周單邊。康熙本卷端署名第一卷、第三卷至第八卷為「櫟下老人筆記，屯溪螺隱校訂」，第二卷、第九卷為「櫟下老人筆記，男在浚、在延錄」，第十卷「櫟下老人筆記，男在建、在都錄」。「在浚」、「在延」、「在建」、「在都」為周亮工兒子。「屯溪螺隱」，雍正本周在延的〈重刻序〉中記載：

朝夕與先君子周旋吟詠無間者，獨黃山吳君冠五，諱宗信，多才思，尚氣節，有古人風，即書中屯溪螺隱先生是也。¹³

康熙六年刻本鄧漢儀跋：

先生事既白，復官金陵，公子雪客、龍客爰發舊篋，取曩編而剝刷之，以質當世。儀於丁未十月既望觀公於秦淮，公飲之酒，酒間因得是書，卒讀之。

儀披覽再四，不徒歎先生是書之博大，而深服先生之天定而道全也。¹⁴

雪客為周在浚、龍客為周在延，二者首刻《書影》，時間約在康熙六年。另，周在

¹³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清雍正三年周在延懷德堂覆刻康熙六年賴古堂本），卷首，頁 15 上。

¹⁴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清康熙六年刻本），卷末，頁 2。

延雍正三年(1725)《書影》重刻序)云：

丁未之冬，刻是書於金陵。¹⁵

又，原刻本序跋多作於康熙六年，可知《書影》首刻為康熙六年。

(二) 雍正三年周在延懷德堂覆刻賴古堂本

雍正三年周亮工之子周在延懷德堂覆刻賴古堂本《因樹屋書影》十卷。此本存世頗多，筆者經眼復旦兩部、上圖兩部、國圖五部、師大一部、北大一部。復旦兩部，索書號 6269、663022；上圖兩部，索書號 309079-82、363365-74；國圖五部，索書號 38990、陳垣藏本索書號 111335、定遠胡氏藏本索書號 7272、劉喜海藏本索書號 41067、苦雨齋藏本索書號 37681；師大一部，索書號善 10729；北大一部，索書號 SB/088.7/7701/C5。

雍正三年刻本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十八字，白口，單白魚尾，四周單邊。行款同康熙六年本，正文文字字形也和康熙本非常相似，雍正本屬於對康熙本仿真度很高的覆刻本，但二者外觀上有些區別。

首先，內封康熙本作「櫟下老人筆記」、「書影」、「賴古堂藏版」，而雍正本作「櫟下老人筆記」、「賴古堂原本」、「書影」、「懷德堂梓」。

其次，雍正本序跋不像康熙本用寫刻，而是用方體字，且字型偏扁方，不像正文覆刻康熙本的長方體字。雍正本比之康熙本還增加了雍正三年周在延重刻序，清楚說明雍正三年重刻始末，周在延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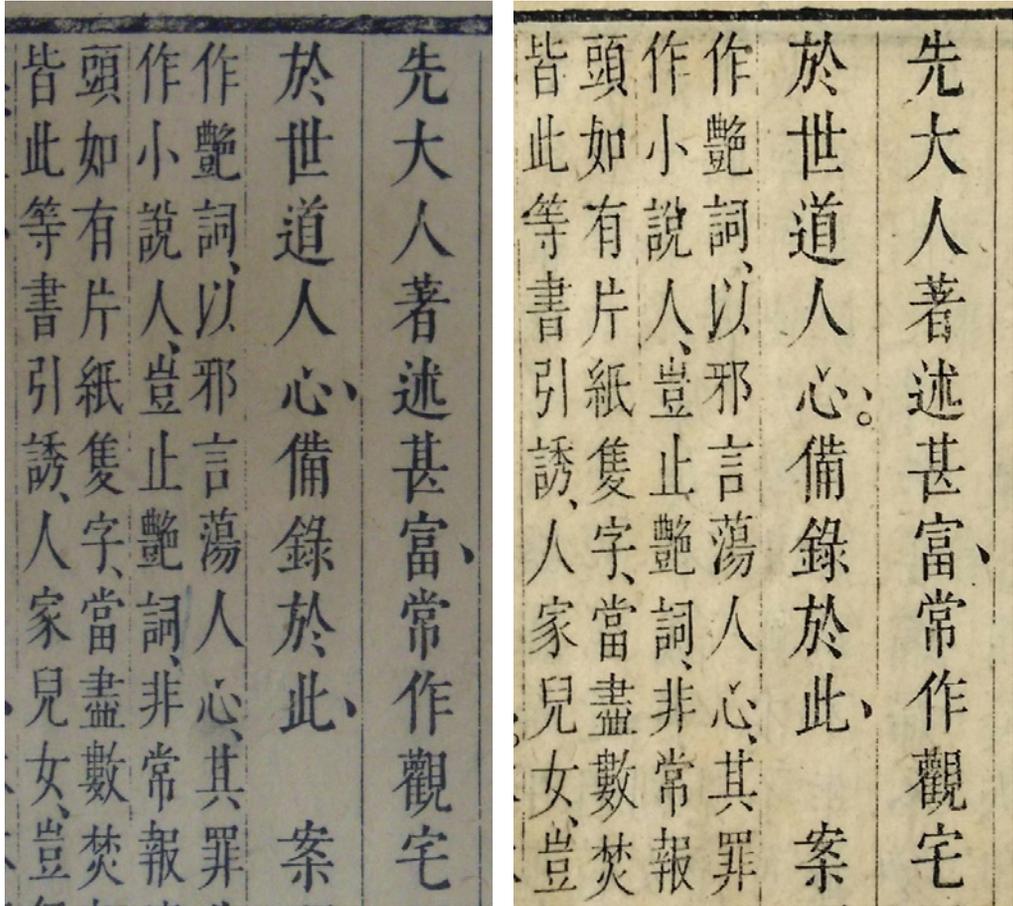
獨《書影》板燬已六十年，家藏舊本盡為友朋索去，欲再覓一部，收藏者珍重，吝惜不與……念五公知四方購求者之眾也，慷慨捐俸，命予重梓……今生平所自著作，予小子愧不能流傳，乃于無意中得之素未謀面之寇公于其先，又得吾家大令于其後。詩文廣布，《書影》重光。……刻既成，謹誌于篇末，以見念吾商胡挈一諸公高誼，周之子孫，不可忘也。……較正字跡圈點，則張子敬思、田子西疇同予仲子用舉、季子豐舉、六子紹舉。董梓以成，則姪孫伯度學先之勞焉。

時雍正三年三月三日，不肖男在延百拜謹識於金陵之食舊菴。¹⁶

¹⁵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清雍正三年周在延懷德堂覆刻康熙六年賴古堂本），卷首，頁 15。

¹⁶ 同前註，頁 16 上-18 下。

再次，字形有異。從整個版風上看，雍正本前幾卷竭力模仿康熙本，但到後幾卷，漸漸有了自己的時代特色，比之康熙本，字體更加凝滯扁方。如下《書影》卷一頁一局部圖：



圖一：康熙六年刻本，北師大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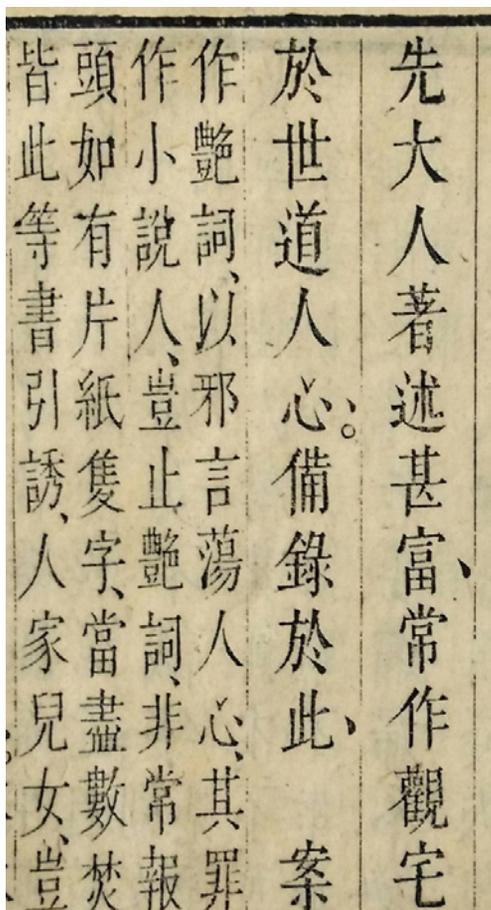
圖二：雍正三年翻康熙刻本，復旦藏本

通過以上細緻的比較可知康熙本與雍正本在版式行款上一致，字體也很相似，但是仍然有不少差別，因此雍正本是康熙本的覆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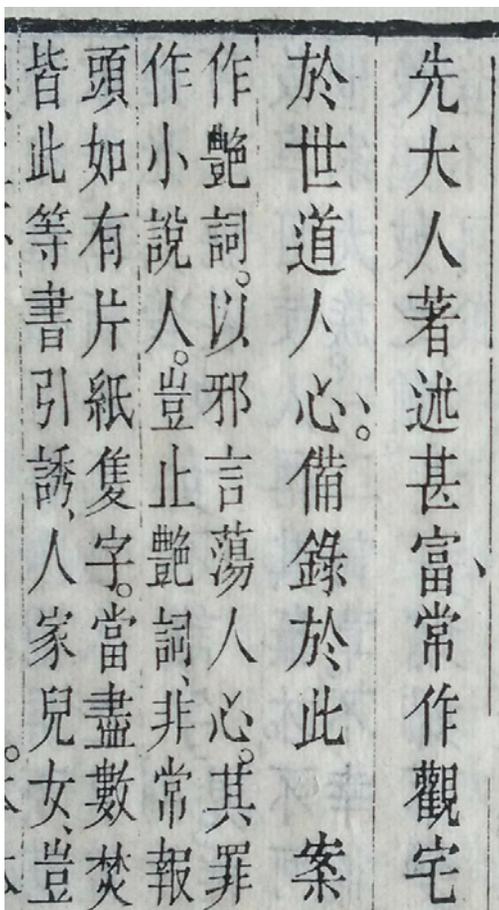
經比勘文字，雍正本與北師大、北大藏康熙刻本諸多條目不一致，下文將詳述。

(三) 翻雍正本

雍正本而外，另有翻刻雍正三年懷德堂本。翻雍正本筆者經眼五部，復旦藏本索書號 663022(2)、上圖藏本索書號 452824-25，國圖藏本索書號 92006、39393，華師大藏本。這些本子只有五卷，內容相當於十卷本的前五卷。內封文字內容同雍正本，白紙印刷。行款版式除黑白魚尾交替出現，不同於雍正本純白魚尾而外，其他和雍正本相同，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十八字，四周單邊，字體也非常相似，序跋內容同雍正本，有周在延重刻序。但對比雍正本與翻雍正本，文字筆劃也存在細微差別。仍以卷一頁一局部書影為證，二者不同版無疑：



圖三：雍正三年翻康熙刻本，復旦藏本



圖四：翻雍正三年刻本，華師大藏本

經對比雍正三年刻本與翻雍正本，二者除卷數有異外，前五卷內容大段條目一

致，可知翻雍正本據雍正本而來。然翻雍正本有錯字，如卷五頁二十下，第六行第十五字「文公家譜」的「文」誤作「支」；卷五頁三十七下，第五行第二字「美人圖」的「圖」誤作「國」。翻雍正本還有一些墨丁，而且各本之間的墨丁也不盡相同。比如國圖 39393 原書中有不少墨丁，而且比復旦翻雍正本墨丁多。如卷一頁四十五下，第一行第五至七字「當時聖」、第二行第五、六字「理之」，國圖本是墨丁，而復旦翻雍正本刻字。而且這些墨丁看起來也並不規則，就像是剛發刀，還沒來得及完全挑去木屑一樣。

翻雍正本的「弘」、「曆」不避諱，如卷一頁五下「陳弘緒」、卷一頁七下「弘治」、卷一頁二十一上「弘愿」的「弘」，卷一頁五上「曆法」、卷一頁五下「萬曆」的「曆」字都不避乾隆諱，因此翻雍正本的刊刻時間當在雍正年間。另，前文論及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有五卷本的排印本，排印者自己說依據的底本是雍正三年懷德堂本，但是從只有五卷的事實看，此排印五卷本依據的底本應當是翻雍正本。

（四）嘉慶十九年周恒福重刻本

《書影》還有清嘉慶十九年周恒福重刻本。此本筆者經眼上圖藏三部，索書號 429751-56、451842-45、505683-88。此本行款基本同翻雍正本，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十八字，四周單邊，也是黑魚尾、白魚尾交替出現。序跋除了繼承康熙本、雍正本的序跋外，還有嘉慶十九年周恒福重刻跋。

《書影》刻本系統大致如上所述，康熙本、雍正本、翻雍正本、嘉慶本都是家刻本，因而行款版式繼承性明顯。

（五）國圖藏清抄本

刻本而外，《書影》另有抄本。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國圖藏清抄本五卷，《中國古籍總目》著錄同。筆者查閱國圖卡片、檢索國圖館內電腦、翻查《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都沒有找到這個五卷本的抄本，只找到一個十卷本的抄本，索書號 38077，三冊，半頁九行，行十八字，無行格欄線，第一冊開本為 15.8 cm x 22.6 cm。從紙的纖維上看，主要原料是樹皮，且薄，紙頁中還夾雜著竹絲或稻草。第一卷卷端題「因樹屋書影」，次行「櫟下老人筆記」，又次行「屯溪螺隱校訂」。此本質量一般，有漏抄的情況。如卷五漏抄第十頁，從第九頁直接跳

到第十一頁。

經考察此本應當抄自雍正三年本。原因一：序跋中有周在延序，而沒有周恒福跋，說明可能來源於雍正本或翻雍正本，而絕少的可能來自嘉慶本。原因二：翻雍正本五卷，而此抄本十卷，所以也不可能抄自翻雍正本，另，翻雍正本卷五頁二十下，第六行第十五字「文公家譜」的「文」誤作「支」，而國圖清抄本（頁十九下）不誤，也證明國圖清抄本不抄自翻雍正本。

國圖清抄本不避乾隆諱，如卷一頁五下「陳弘緒」、卷一頁七下「弘治」、卷一頁二十一上「弘愿」的「弘」，都不避。卷一頁五上「曆法」、卷一頁五下「萬曆」的「曆」字都不避。也不避同治皇帝載淳諱，如卷十「淳熙中狀元」的「淳」不避諱。從避諱字的指向，這個抄本似乎是雍正年間的抄本，但看抄本紙張等實物形態，時間並沒有那麼早。

（六）《四庫全書》撤出本

《書影》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抄本，就是撤出本，此本《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三十四冊有影印本，本文所據即此影印本。此抄本十卷，每半頁八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黑魚尾，四周雙邊。魚尾上方寫「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方為「書影」及卷數，再下為頁數。此本的書前提要時間為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另王重民「從民國十六年，於清宮方略館發現之原繕本補錄」的《四庫抽燬書提要》之《書影》提要時間是乾隆四十九年二月。撤出本在抄寫過程中偶有誤字，如卷二「延祐初設進士科」條，康熙本、雍正本的卷二頁四下，第七行第二字，撤出本「延祐」的「祐」誤作「壽」，第九行最後一字「紛擾」的「紛」誤作「粉」。至於撤出本的來源，比較複雜，請允許筆者在下文討論。

以上為《書影》版本的大致情況，看似源流清晰，由康熙、雍正、嘉慶而下，非常容易給人各本之間差異不大的錯覺，但比勘文字，會發現事實遠沒有這麼簡單。

二、周亮工的修版換版手法： 康熙本《書影》改易考述

（一）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與雍正本差異

上一節簡單梳理了《書影》大致版本情況，首先，比較可以肯定的是，翻雍正刻本、嘉慶周恒福刻本、國圖清抄本都源自雍正本。因為不僅行款，而且連具體內容它們都有高度一致性。但康熙本、雍正本和撤出本之間的關係卻沒有這麼簡單，比如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與雍正本有如下八處差異：卷一頁十上、卷一頁十二、卷一頁二十九、卷一頁五十下至五十一下、卷二頁三十五下、卷二頁三十六上至三十七下、卷三頁十九下至二十上、卷七頁二十九上至三十一上，這些頁面或者有大段條目不一致，或者部分文字不一致，具體內容將於後文詳述。

（二）雍正本底本應當是北大、北師大康熙本的修版本推論

以上八個例子，是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與雍正本的文字差異，如果不是逐字對比，很難想像內封標榜「賴古堂原本，懷德堂梓」的雍正本竟然和北大、北師大康熙本存在這麼大的差異。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周在延雍正三年覆刻康熙本時，把周亮工原書修改成了現在所見的雍正本的樣子；第二種是周亮工在世的時候，自己對《書影》進行了修改，修改的方式可能是整部書全部重刻，也可能是將康熙本的版片局部剝版重刻，也有可能是修改以後沒有付印，原稿尚存，周在延覆刻時據這個修改稿刻印。具體是何種情況，筆者嘗試探討如下。

1. 文獻記載康熙本燬版到雍正本覆刻間無他刻本

《書影》是順治十六年(1659)年在獄中所寫，到康熙六年(1667)才首次刊刻。據雍正本周在延〈重刻序〉：

丁未之冬，刻是書於金陵。又五年辛亥，一夕忽取《賴古堂文集》、《詩集》、《印人傳》、《讀畫錄》、《閩小紀》、《字觸》、《賴古堂百種藏書》並《書影》板燬之，次年遂棄不肖等謝世矣。¹⁷

在《書影》康熙六年首刻之後五年，康熙十年（辛亥，1671），周亮工將諸多作品

¹⁷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清雍正三年周在延懷德堂覆刻康熙六年賴古堂本），卷首，頁15。

燬版¹⁸，其中包括《書影》，燬版第二年便去世了。在《書影》燬版到周亮工去世之間，只有一年多的時間，既然自己燬版，周亮工斷無再刻的道理，所以筆者認為《書影》康熙六年初刻到周亮工康熙十一年去世，沒有再刻。從周亮工去世(1672)到周在延雍正三年覆刻之間，《書影》應當也沒有別的刻本。首先，沒有文獻記載這期間有新刻本的事，其次周在延〈重刻序〉提到：

獨《書影》板燬已六十年，家藏舊本盡為友朋索去，欲再覓一部，收藏者珍重，吝惜不與。……敬思兄見予訪求甚苦，欣然曰：「《書影》全部尚在什襲收藏，宛然如新。」其中批閱一過，皆高士君之親筆，出以授予。予再拜受之，感激泣下，而是書始得完全如初。¹⁹

在燬版以後，周家所藏《書影》被友朋索求去，到最後周家自己都沒有《書影》刻本了。後來，周在延兄弟四處求訪，才得到了一部完本。如果在燬版與雍正重刻之間還有別的刻本，周家就不至於一部藏本都沒有了。這條材料也能證明「周亮工修改了《書影》，但沒有付印，稿子尚存，周在延據修改稿刊刻雍正本」，這一推測不成立。因為這條材料明確指出，周在延根據的本子不是周亮工的修改稿，而是從友人那裏尋訪來的康熙刻本。

如果以上推論成立，那麼在康熙六年初刻到周亮工去世之間、在燬版與雍正覆刻康熙本之間，沒有別的刻本。造成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與雍正本的面貌的差異，只可能是周在延在刻雍正本時對所據底本康熙本進行了修改，或者是周亮工在世時對康熙本進行了局部的修版。在康熙六年初刻到康熙十年燬版之間，有整整五年時間，從時間上講，周亮工有可能對書版進行修版再刷印的，這就會形成出自同一書版的書，內容卻不相同的情況。

2. 康熙本《虞初新志》所引《書影》同雍正本，而不同於北師大康熙本

如果有一本書，刊刻和寫作時間在康熙本之後、雍正本之前，而且還引用了《書影》的內容，並且引用內容同雍正本，而不同於康熙本，就可以證明這本書在康熙年間看到的本子與現在我們所見的北大、北師大康熙本有差別，而雍正本所依據的底本就是不同於北大、北師大的康熙本修版本，而張潮的《虞初新志》恰好可

¹⁸ 周氏燬版時間，康熙十四年刻二十四卷本《賴古堂集》所附年譜記載是康熙九年春二月，但據周在延雍正四年〈重刻書影序〉及陳聖宇考證，燬版日期在康熙十年二月初五。見陳聖宇：〈周亮工晚年焚書日期確考〉，《古典文獻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第11輯，頁541-544。

¹⁹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清雍正三年周在延懷德堂覆刻康熙六年賴古堂本），卷首，頁16。

以幫我們證明這個推想。

《虞初新志》二十卷，大致有康熙間刻本、日本文政六年(1823)京師植邑藤右衛門刻本、清咸豐元年(1851)小琅環山館刻本。

復旦館藏《虞初新志》，索書號 0112，一函十冊，著錄為康熙間刻本，其他如北大、國圖等也有收藏，均著錄康熙刻本。此本卷首有「康熙癸亥新秋心齋張潮序」，當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卷二十後有張潮〈總跋〉「康熙庚辰初夏三在道人張潮識」，當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張潮康熙二十二年〈自序〉載：

〔《虞初志》〕臨川續之，合為十二卷。其間調笑滑稽，離奇詭異，無不引人著勝。究亦簡帙無多，蒐采未廣，予是以慨然有《虞初後志》之輯，需之歲月，始可成書。先以《虞初新志》授梓問世，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時賢也。事奇而覈，文雋而工，寫照傳神，仿摹逼肖，誠所謂「古有而今不必無，古無而今不必不有」。²⁰

由此序可知，康熙二十二年張潮就「先以《虞初新志》授梓問世」，此時《虞初新志》已經成書，而且付梓刊刻，且所收文章多是當時人作品。康熙三十九年〈總跋〉載：

予輯是書竟，不禁喟然而歎也……予不幸，于己卯歲誤墮阮阱中，而肺附中山，不以其困也而賞之，猶時時相嘔齧。既無有有道丈人相助舉手，又不獲遇聶隱娘輩一泣愬之，惟哲學屣提波羅密，俟之身後而已。于斯時也，苟非得一二奇書消磨歲月，其殆將何以處此乎？然則予第假讀書一途以度此窮愁，非敢曰惟窮愁始能從事於鉛槧也。²¹

張潮生於順治七年(1650)，在順治七年與本序寫作時間康熙三十九年之間的己卯年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而此前有「予輯是書竟」句，也就是說《虞初新志》在康熙三十九年以前必然已經成書，所以引用的書也應當是康熙三十九年以前的，更何況此前康熙二十二年張潮的序已經說「先以《虞初新志》授梓問世」。

考察避諱，卷一頁四上〈秋聲詩自序〉，「何言之佞也」，「佞」闕末筆；卷六頁二上〈張南垣傳〉，「董宗伯佞宰」，「佞」闕末筆，避康熙皇帝諱；卷二頁三上〈柳敬亭傳〉，「杜將軍弘域」；卷十九頁一上〈七圖園說〉，「上古製造弘工記載」，

²⁰ [清]張潮：《虞初新志》（清康熙刻本），卷首，頁2下-3下。

²¹ 同前註，卷末，頁1。

「弘」都不避乾隆諱。筆者暫未發現《虞初新志》涉及雍正皇帝諱的地方，無法考察是否避雍正諱。

從版風上看，此本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四周單邊，白口，單黑魚尾，字體為長方體字，筆劃尖利，行格相對疏朗雋秀，是典型的康熙版風。

總之，復旦藏《虞初新志》當是康熙間刻本，也就是其成書與刊刻均在周在延雍正三年刻本之前，所引材料必然至少在康熙三十九年以前。

《虞初新志·凡例》云：「賴古堂《藏舛》《結鄰》諸選，彙其人之文，專繫于姓名之下。」²²它在多處引用周亮工作品，如卷一〈盛此公傳〉引自《賴古堂集》卷十八；卷七〈書戚三郎事〉引自《賴古堂集》卷十八；卷十六〈劉酒傳〉引自《讀畫錄》卷四；卷十六〈唐仲言傳〉、〈李公起傳〉引自《書影》卷三等等。

涉及到《書影》康熙本、雍正本同異的是《虞初新志》卷十六的數條。《虞初新志》卷十六題「因樹屋書影，周亮工減齋」，明確指出文獻來源於《書影》，引述條目涉及同異的，剛好是此前所舉卷一頁二九的條目。《虞初新志》「正統間周伯器」條同雍正本，文字簡單，只三十二字，而北大、北師大康熙本文字詳細，有六十字；《虞初新志》同雍正本有「章友直伯益以篆名」條，而無北大、北師大康熙本的「陳大樽曰」條；同雍正本有「荆南居客麻城」條，而無北大、北師大康熙本的「水中苔可食者」條。比如周伯器條，北大、北師大康熙本作：

正統中，周伯器名鼎，為沐陽尉。晚棄官隱湖上，年九十，修《杭州誌》。

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信手與目，不折紙為範，毫髮不爽，乃知世間絕技亦有相同者。²³

雍正本、《虞初新志》卷十六作：

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誌》，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為範，毫髮不爽。²⁴

刻在康熙年間的《虞初新志》所引內容，與此前已經刊行的北大、北師大康熙本不同，而與晚出的雍正本同，這不僅說明雍正本與北大、北師大康熙本的差異，不是因為周在延修改，而是因為周亮工自己修改。而且還能證明，雍正本直接底本不是

²² 同前註，卷首，頁2上。

²³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清康熙六年刻本），北師大本，卷1，頁29。

²⁴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清雍正三年周在延懷德堂覆刻康熙六年賴古堂本），卷1，頁29；張潮：《虞初新志》，卷16，頁1下。

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而是《虞初新志》引書時所據的底本。前文已經證明，康熙本和雍正本之間並沒有其他的刻本，所以，雍正本根據的底本應當是康熙本版子修版以後的後印本。

3. 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與雍正本異文所占版面高度契合

之所以說雍正本依據的底本是北大、北師大康熙本修版以後的後印本，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與雍正本的異文所占版面高度契合。也就是說，不管它們內容差距有多大，但異文所占版面大小是一致的，這種改動儘可能控制在小範圍內，不需要其他條目跟著動版。

(1) 卷一頁十上²⁵：

「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條之後，北大、北師大康熙本的「在金陵時見馮錦衣所藏沈石田畫忠孝卷」條、「汴省迎春歲內迎入周邸」占版面為頁十上第九行到頁十下第七行，總計八行，而雍正本是雙行小字「陳椒峰玉璫曰」，占版面也是頁十上第九行到頁十下第七行，總計八行，與北大、北師大康熙本所占版面位置大小完全一致，不需要前後內容動版。從內容上講，雍正本陳椒峰關於黨人的議論和「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條的內容緊密相關，完全可以大字入正文，不需要用雙行小字排。這裏用雙行小字，只可能是限於版面的原因。如果是周亮工或者周在延重刻，完全可以不顧版面，將這條內容大字入正文，整個書動版，反正重刻也是要重新寫樣雕版的，動版又不需要花費什麼成本。為了遷就版面而刻成雙行小字，只能說明雍正本的底本和北大、北師大康熙本的版式是一致的，又因為康熙本與雍正本之間沒有其他刻本，所以雍正本的底本只可能是北大、北師大藏康熙本的修版本。

(2) 卷一頁十二：

「故老傳聞羅氏為水滸一百回」條文字「故予謂建陽本諸書盡可焚也」之後，康熙本不提行作「建陽本明初時紙版尚精潔字細而行密類宋板式近人所藏宋板書多是建陽明初本不可不辨」，占據版面為頁十二下第三行第四字至第五行第五字，計三行。雍正本引「又湧幢小品載」舉福建本「乾為金，坤亦為金」的例子，作雙行小字，占據版面為頁十二下第三行第四字至第五行末一字，計三行。北大、北師大康熙本異文占據版面位置、行數一致，不需要動版。雍正本引《湧幢小品》的內容

²⁵ 由於康熙本、雍正本版式行款完全相同，所以相同內容所在的頁數也是完全相同的，為了行文簡便，以下只列卷數頁數，而不每條特別註明是康熙本或者是雍正本所屬的頁數。

和前面內容緊緊相連，完全可以入正文，但也是為了遷就版面而入雙行小字。且雍正本的引文一致排版到第五行末一字，可見是經過嚴格計算字數才抽換成現在的內容。

(3) 卷一頁二十九：

康熙本與雍正本連續幾條條目都有差異。具體所占版面如下表：

表一

9行	8行	7行	6行	5行	4行	3行	2行	1行	頁29	9行	8行	7行	6行	5行	4行	3行	2行	1行
末17字同	有宦闈3	有宦闈2	有宦闈1	水中苔4	水中苔3	水中苔2	水中苔1	陳大樽4	北大康熙本	陳大樽3	陳大樽2	陳大樽1	正統5	正統4	正統3	正統2	正統1	同
末17字同	有宦闈2	有宦闈1	荊南居客6	荊南居客5	荊南居客4	荊南居客3	荊南居客2	荊南居客1	雍正本	章友直6	章友直5	章友直4	章友直3	章友直2	正統3章友直1	正統2	正統1	同

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與雍正本第一行內容相同，但是到第二行下半部份開始不一樣，北大、北師大康熙本的「正統」條詳細，而雍正本簡略。北大、北師大康熙本有「陳大樽」條、「水中苔」條，雍正本無，而雍正本代之以「章友直」條、「荊南居客」條。北大、北師大康熙本「有宦闈者」本頁占六至九行，計四行，較詳細；而雍正本此條本頁占七到九行，計三行，較簡略。為了能加入有五行半之多的「章友直」條，康熙本將「正統」條壓縮了兩行半。在排完「荊南居客」條的內容以後，雍正本只為「有宦闈者」留下三行版面，但北大、北師大康熙本原本是四行，所以雍正本把四行內容壓縮為三行，而且為了不讓人一眼看出改動，最後一行只第一個字改動，其餘十七字不改，壓縮改動集中在這條的第一、二行上。對比這一頁書版可以發現，不管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與雍正本書版中間的內容如何五花八門不一致，但第一行和末一行的文字是基本一致的，尤其是開頭與結尾的文字完全一致。這說明雍正本所據的底本對康熙本的修改是控制在這一頁書版之內的，不管它

怎麼修改，是以不影響前後書頁的版面為原則的。

(4) 卷一頁五十一上至五十一下：

「蘇明允作春秋論」條最末北大、北師大康熙本作「而後世不之及予固未敢深論也」，所占版面為頁五十一下第六行第六字至十八字，人大本作「此語未是」，所占版面為頁五十一下第六行第六字至第九字。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與雍正本的異文都在一行上面，所以前後行內容不需要動版。

(5) 卷二頁三十五下：

第一、二行北大、北師大康熙本作「虞山先生云淳熙句讀書云句孝乎句惟孝句友于兄弟」，排版至第二行第五字，雍正本作「淳熙句讀書云句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包註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包註」至「之辭」，為雙行小字，排版至第二行第五字，二者異文所占版面完全一致。

(6) 卷二頁三十六上至三十七下：

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與雍正本差異如下表：

表二

北大、北師大康熙本	雍正本
「漢曹娥」條，3行	「京山郝仲輿敬曰」條，12行
「宋王禹偁有集」條，14行	「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條，5行
「趙凡夫云」條，3行	「論語夏禮吾能言」條，6行
「詩之重韻」條，6行	「樗齋漫錄曰問人之年」條，8行
「文才遲速」條，8行	「學使謁文廟」條，3行
共計 34 行	共計 34 行

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與雍正本的異文都是從卷二頁三十六上第二行到頁三十七下第八行，共計三十四行，所占版面完全相同，相鄰內容不需要動版。

(7) 卷三頁十九下至二十上：

「程正叔見秦少游」條，北大、北師大康熙本末為「置若未見，尤成就自家局面」，雍正本無「尤成就自家局面」七字。「尤成就自家局面」所占版面為頁二十上第四行第十一至十七字，雍正本雖沒有這七字，但不涉及動版。

(8) 卷七頁二十九上至三十一上：

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與雍正本差異用表格可表示為：

表三

北大、北師大康熙本	雍正本
「靖康歲都城受圍」條，16行	「靖康歲都城受圍」條，22行
「成都有竹名對青」條，3行	
「上林苑有顏淵」條，2行	
「魏銅雀臺遺址」條，2行	「銅雀臺硯世傳」條，1行
共計 23 行	共計 23 行

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與雍正本的異文都是從卷七頁二十九下第六行至頁三十一上第一行，共計二十三行。「魏銅雀臺遺址」條北大、北師大康熙本本來有十二行，但只有前兩行內容與雍正本異，「銅雀臺硯世傳」條雍正本完整內容有十一行，但只有第一行內容與北大、北師大康熙本異，因此表格中關於這條異文只分別列兩行、一行。從表格可以知道，雍正本將「靖康歲都城受圍」條擴充為二十二行，然而北大、北師大康熙本的「靖康」、「成都」、「上林」三條一共只有二十一行版面，這樣雍正本的擴充就多了一行，為了騰出這一行的版面，雍正本將「銅雀臺硯世傳」條的前兩行壓縮為一行，具體內容北大、北師大康熙本原作「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硯甚工貯水數日不燥世傳曹操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計兩行，雍正本作「銅雀臺硯世傳曹操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計一行，這樣「銅雀臺」條之後的內容，從頁三十一上第二行開始，兩本就完全相同了。從這樣的修改可以看出，雍正本依據底本對北大、北師大康熙本的修改是本著經濟簡便的原則，將修改儘可能控制在較少版面之內，而不觸動前後的版面。

通過仔細比較可以發現，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與雍正本異文雖然內容差異很大，但是這些差異對應的版面往往是一致的。而且有時候雍正本異文往往可以入正文大字的，卻用雙行小字排列，有時甚至排到可用版面的最後一個字。造成這種現象最大的可能，就是雍正本依據的底本和北大、北師大康熙本同版，雍正本底本在修改內容時是在康熙版的版片上進行的。因為是從書版上改，所以會出現版面有限，只能用雙行小字的情況，也會出現將某些條目壓縮的情況，如「正統」條、「銅雀臺硯」條，以便為其他條目留出版面。

總之，通過對康熙本存在修改可能、而在康熙本與雍正本之間沒有其他刻本事實的考證；通過對康熙年間成書並刊刻的《虞初新志》引書同雍正本，而不同北大、北師大康熙本事實的探討；通過對北大、北師大康熙本與雍正本異文所占版面

高度一致現象的梳理，筆者以為：雍正本依據的底本是康熙本的修版本。即在北大、北師大康熙本印刷以後，周亮工又對康熙本的版片進行了修改，雍正本覆刻時依據的底本就是康熙本的修版本。

（三）各康熙本同版

隨著經眼康熙本的增多，筆者此前的推測也得到了證實。筆者後來又經眼康熙本包括：國圖兩部、上海社科院一部、人大一部、華師大一部。其中，國圖兩部索書號 6230、1620 皆為膠片，6230 每卷首頁多鈐翁斌孫印章，1620 卷一鈐印「曾在王氏某某處」，卷二起同國甲本，也有翁斌孫印，且位置一致，圈點、紙張出廠章位置大小也一致，且兩本缺頁一致，因此知國圖 1620 膠片卷二以後，非 1620 原書，而是誤用了 6230 本原書。卷一內容 6230、1620 同。下文國圖本指 6230。

因這幾部印本內容差異大，所以，首先需要論證他們內容的相同處的確來源於同一套版片。除內封一致、序跋手寫上版、行款、版式、板框大小一致而外，各本斷口斷版也有一致性。比如高序頁二上，「亦」字下方對應的右板框，北大本、人大本有 5 mm 斷口，北師大本有 4 mm 斷口。黃序頁六上，「及」字對應的右下板框，人大本有橫向 25 mm 斷口，縱向 5 mm 斷口，北大本、北師大本橫向斷口 20 mm，縱向斷口無。卷一頁十二下，第一、二行對應的下板框，北大本、北師大本、人大本、「書」字下有 2 mm 左右斷口。卷一頁三十六下，北大、人大康熙本「云」、「秋」間對應的左邊板框有 2 mm 斷口，北師大本 1 mm。卷二頁二十上，第二行「敏」字對應下板框，人大本、國圖本有斷口，北大本、北師大本有 3 mm 斷口。卷三頁二十七下，「侍」字對應的下板框人，大本有 1 mm 斷口，北師大本、北大本也有。卷十頁十七下第八行「之」字對應的下板框國圖、北大本等均有斷口。此處以卷一頁一局部書影為證。因北師大本、北大本內容一致，二者以北師大本書影為代表；華師大本、人大本內容一致，二者以華師大本書影為代表。

總之，北大、北師大、國圖、上海社科院、人大、華師大藏康熙本同版。

（四）各康熙本抽換條目簡述

經校勘各康熙本與雍正本，筆者得其條目替換簡表如表四²⁶。

²⁶ 表格中以不加標識、加直線、加波浪線、加斷線，表示不同批次的改易。

先大人著述甚富，常作觀宅
於世道人心，備錄於此。案
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
作小說人，豈止艷詞，非常報
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
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

圖五：北師大藏康熙本卷一首頁

先大人著述甚富，常作觀宅
於世道人心，備錄於此。案
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
作小說人，豈止艷詞，非常報
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
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

圖六：國圖藏康熙本卷一首頁

先大人著述甚富，常作觀宅
於世道人心，備錄於此。案
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
作小說人，豈止艷詞，非常報
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
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

圖七：上海社科院藏康熙本卷一首頁

先大人著述甚富，常作觀宅
於世道人心，備錄於此。案
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
作小說人，豈止艷詞，非常報
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
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

圖八：華師大藏康熙本卷一首頁

表四

卷頁條目	康熙本				雍正本
	北大、 北師大	國圖	上海社科	人大、 華師大	
卷一頁十 上，「倪文 正題元祐黨 碑云」條之 後	「在金陵時見 馮錦衣所藏 沈石田畫忠 孝卷」條	「在金陵時見 馮錦衣所藏 沈石田畫忠 孝卷」條	提行「陳椒 峰玉璫曰偉 哉先生之言 然先生不更 加詳審蓋以 為黨人也」 條	提行「陳椒 峰玉璫曰偉 哉先生之言 然先生不更 加詳審蓋以 為黨人也」 條，且天頭 刻「七修類 纂云……悞 為此語耳」	提行「陳椒 峰玉璫曰偉 哉先生之言 然先生不更 加詳審蓋以 為黨人也」 條
卷一頁十 二，「故老 傳聞羅氏 為水滸一百 回」條文字 「故予謂建 陽本諸書盡 可焚也」之 後	「建陽本明初 時紙版尚精 潔字細而行 密類宋板式 近人所藏宋 板書多是建 陽明初本不 可不辨」	「建陽本明初 時紙版尚精 潔字細而行 密類宋板式 近人所藏宋 板書多是建 陽明初本不 可不辨」	「建陽本明初 時紙版尚精 潔字細而行 密類宋板式 近人所藏宋 板書多是建 陽明初本不 可不辨」	雙行小字： 「又湧幢小 品載」，舉 福建本「乾 為金，坤亦 為金」的例 子	雙行小字： 「又湧幢小 品載」，舉 福建本「乾 為金，坤亦 為金」的例 子
卷一頁二十 九	「正統間周伯 器」條，文 字詳細，有 六十字，其 次是「陳大 樽曰」條、 「水中苔可食 者」條	「正統間周伯 器」條，文 字詳細，有 六十字，其 次是「陳大 樽曰」條、 「水中苔可食 者」條	「正統間周伯 器」條，文 字詳細，有 六十字，其 次是「陳大 樽曰」條、 「水中苔可食 者」條	「正統間周 伯器」條， 文字簡單， 只有三十二 字，其次是 「章友直伯 益以篆名」 條、「荆南 居客麻城」 條	「正統間周 伯器」條， 文字簡單， 只有三十二 字，其次是 「章友直伯 益以篆名」 條、「荆南 居客麻城」 條

卷頁條目	康熙本				雍正本
	北大、 北師大	國圖	上海社科	人大、 華師大	
卷一頁五十一上至頁五十一下，「蘇明允作春秋論」條末尾	「而後世不之及予固未敢深論也」	「而後世不之及予固未敢深論也」	「而後世不之及予固未敢深論也」	「而後世不之及予固未敢深論也」	「此語未是」
卷二頁三十五下第一、二行	「虞山先生云淳熙句讀書云句孝乎句惟孝句友于兄弟」	「虞山先生云淳熙句讀書云句孝乎句惟孝句友于兄弟」	「虞山先生云淳熙句讀書云句孝乎句惟孝句友于兄弟」	「淳熙句讀書云句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包註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	「淳熙句讀書云句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包註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
卷二頁三十六上至三十七下	「漢曹娥」條	「京山郝仲輿敬曰」條。 另，京山條最末作「仲輿讀孟若此然亦有不必然者」	「漢曹娥」條	「京山郝仲輿敬曰」條，另京山條最末作「又淳熙句讀揖讓而升下句而飲王注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	「京山郝仲輿敬曰」條，另京山條最末作「又淳熙句讀揖讓而升下句而飲王注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
	「宋王禹偁有集」條	「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條	「宋王禹偁有集」條	「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條	「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條
	「趙凡夫云」條	「趙凡夫云」條	「趙凡夫云」條	「論語夏禮吾能言」條	「論語夏禮吾能言」條
	「詩之重韻」條	「詩之重韻」條	「詩之重韻」條	「樗齋漫錄曰問人之年」條	「樗齋漫錄曰問人之年」條
	「文才遲速」條	「文才遲速」條	「文才遲速」條	「學使謁文廟」條	「學使謁文廟」條

卷頁條目	康熙本				雍正本
	北大、 北師大	國圖	上海社科	人大、 華師大	
卷三頁十九 下至頁二十 上「程正叔 見秦少游」 條末	「置若未見尤 成就自家局 面」	「置若未見尤 成就自家局 面」	「置若未見尤 成就自家局 面」	「置若未見 尤成就自家 局面」	「置若未見」
卷七頁二十 九上至頁三 十一上	「靖康歲都城 受圍」條為 兩則胥吏識 義理文字	「靖康歲都城 受圍」條為 兩則胥吏識 義理文字	「靖康歲都城 受圍」條為 兩則胥吏識 義理文字	「靖康歲都 城受圍」條 十三行加九 行，增至四	「靖康歲都 城受圍」條 十三行加九 行，增至四
	「成都有竹名 對青」條	「成都有竹名 對青」條	「成都有竹名 對青」條	則有關胥吏 識義理文字	則有關胥吏 識義理文字
	「上林苑有顏 淵」條	「上林苑有顏 淵」條	「上林苑有顏 淵」條		
	「魏銅雀臺遺 址」條前兩 行	「魏銅雀臺遺 址」條前兩 行	「魏銅雀臺遺 址」條前兩 行	「銅雀臺硯 世傳」條前 一行	「銅雀臺硯 世傳」條前 一行

1. 從北師大本到國圖本

國圖藏康熙本，書號 06230，多處缺頁，十卷，六冊，沒有內封，書前只有姜序，書後有張跋、鄧跋、周跋。國圖本版式、行格、字體、序手寫上版、斷口等證據，都表明與其他康熙本同版。

卷二頁三十六，北大、北師大「漢曹娥」條三行、「宋王禹偁有集」條十四行對應的總共十七行版面，國圖本同人大本作「京山郝仲輿敬曰」條十二行、「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條五行，國圖本條目僅此處與北師大本、國圖本不同。各本前一條為「句讀改正當從者」，和句讀點斷正誤有關，國圖本將漢曹娥、宋王禹偁與句讀無關條目替換為京山條、名畫條與句讀有關的條目，反映了周亮工將類似條目聚集在一起的特徵。因版面較多，此頁國圖本重新刻板。

國圖本對北師大本替換內容，抽換版片，大約是目前可見的對以北師大本為代表的初印本的第一次刪改。

2. 從北師大本到上海社科院本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藏康熙本，索書號 201784，有內封，「櫟下老人筆記」「書影」「賴古堂藏版」，序為手寫上板。書前有杜序、徐序、姜序、高序、黃序。書後有張跋、鄧跋、周跋。版式行款均與其他康熙本同。

上海社科院本比之北師大本，二者只有一處不同：卷一頁十上，「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條之後，北大、北師大康熙本是「在金陵時見馮錦衣所藏沈石田畫忠孝卷」條，而上海社科院康熙本另作雙行小字「陳椒峰玉璫曰偉哉先生之言」條，二者所占版面相同。因為涉及版面多達八行，上海社科院本重刻版面。原書前一條為「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與元祐黨禍有關，上海社科院新替換的陳椒峰也與元祐黨禍有關，其中有句批評曾布、章惇云：「若此等者，皆得與乎黨人之數，是果皆得為黨人乎哉。」等句，也表明周亮工不斷增加內容相關條目。

上海社科院本對北師大本換版也較早，時間與國圖本大約平行。

3. 國圖本、上海社科院本與北師大本各有異同

經過以上的對比，會發現上海社科院本、國圖本與北師大本比勘各有異同，國圖本和上海社科院本文字關係難以分清前後，二者似乎是平行關係。

表五

卷頁條目	北大、北師大本	國圖本	上海社科本
卷一頁十上，「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條之後	「在金陵時見馮錦衣所藏沈石田畫忠孝卷」條。版片甲。	「在金陵時見馮錦衣所藏沈石田畫忠孝卷」條。版片甲。	提行「陳椒峰玉璫曰偉哉先生之言然先生不更加詳審蓋以為黨人也」條。版片乙。
卷二頁三十六	「漢曹娥」條，「宋王禹偁有集」條。版片甲。	「京山郝仲輿敬曰」「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條。版片乙。	「漢曹娥」條，「宋王禹偁有集」條。版片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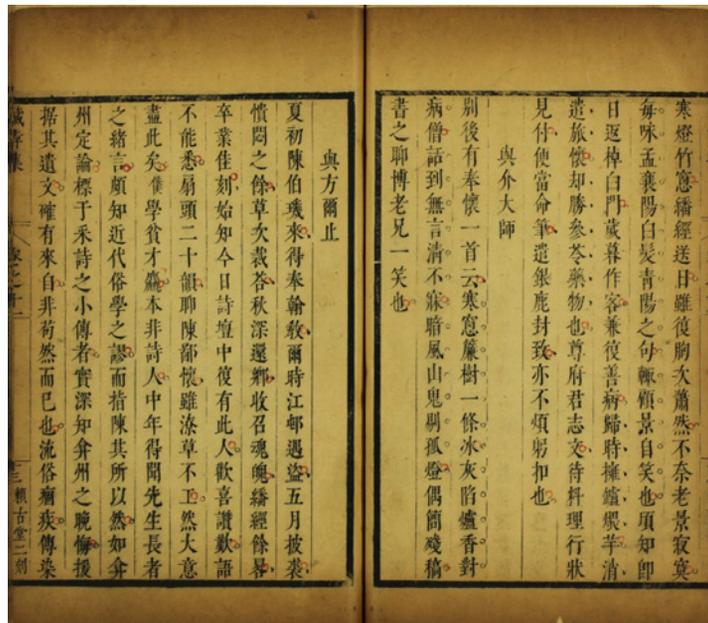
從表格可知卷一頁十上條目，北師大本同國圖本，而不同於上海社科院本，從文字刪改順序看，應該是國圖本刷印在上海社科院本前；然而卷二頁三十六條目，北師大本同上海社科院本，而不同於國圖本，又似乎上海社科院本刷印在國圖本之前。其中，上海社科院本重刻卷一頁十，國圖本重刻卷二頁三十六。

出現這種情況令人費解，或許是因為可能整個頁面被替換刻新版以後，舊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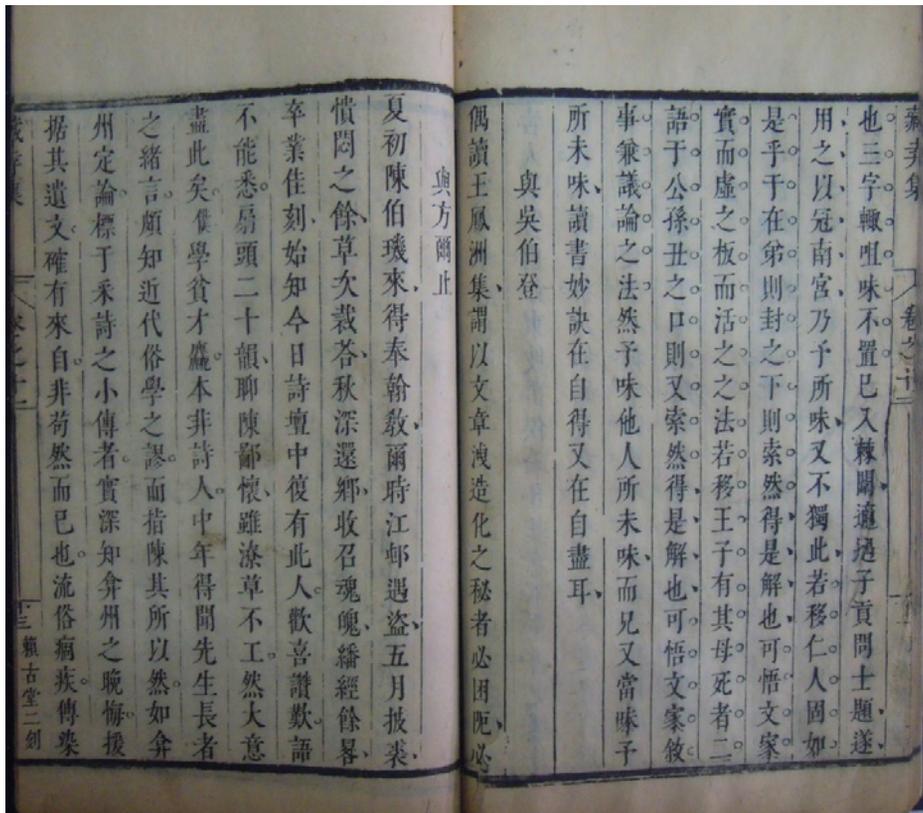
片並沒有被廢棄，依舊被保留，後來刷印或許因為拿錯版片，或者故意用最初的版片，才會造成以上國圖本、上海社科院本情形。這樣的解釋有一條旁證：《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弃集》康熙六年刻本存在大量修版換版、替換條目的情形，依據內封和條目的不同，可以分為早印本情話軒系統、後印本聽松樓系統。情話軒系統本以浙圖本為代表；聽松樓系統以人大本、清華本為代表。

表六

卷頁		浙圖本	人大本	清華本
卷十一頁十二最末條目	內容	「與介大師」全條 共四行	「與吳伯登眺」條 首兩行	「與吳伯登眺」條 首兩行
	版片	甲套	乙套	乙套
卷十一頁十三上前幾行	內容	「與方爾止」全條	「與方爾止」全條	「與吳伯登眺」條 後五行
	版片	甲套	甲套	乙套
備註	卷十一頁十三人大本該用乙套版片，卻錯用為甲套版片，導致前後兩頁內容不連貫，說明內容更新以後，承載早期內容的版片並沒有銷燬，而是仍然被保存。			



圖九：浙圖本《藏弃集》卷十一頁十二下、十三上



圖十：人大本《藏弁集》卷十一頁十二下、十三上

如圖表所示，康熙本《藏弁集》有的條目大量替換，導致重刻版片以後，舊的版片依舊保留，同卷同頁同時存在兩套甚至更多套版片，以至於會出現人大本《藏弁集》錯用早期版片，導致前後兩頁內容不連貫的情形。《藏弁集》刻在康熙六年，與《書影》同時，《書影》國圖本、上海社科院本內容與北大本內容各自有同異，應該也是因為新舊版片同時存在的原因。

4. 從國圖本、上海社科院本到華師大本、人大本

人大康熙本，一函六冊，索書號 SG311.3/5-1，登錄號 583877-82。另有劉培元植庵同治四年（1865）閏五月初伏日抄訂〈書影目錄〉一卷。正文首頁板框 12.6 cm x 17.3 cm，半頁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單白魚尾，四周單邊。版心魚尾上刻「書影」，魚尾下刻卷數，再下刻頁數，版心下方刻「因樹屋」。內封字呈藍黑色，「櫟下老人筆記」，「書影」，「賴古堂藏版」。書前有手寫上版的杜序、徐序、姜序、

高序、黃序。書後有張跋、鄧跋、周跋。最後有劉培元手跋：

同治四年正月，購得此書於省垣王心如書坊。不惟原版初印，極其精工，即加墨之人，亦親見櫟園者，惜不知為何人耳，此真海內至寶也。前數卷硃筆墨則僞楚所為，甚可恨。因歎天下事之不能全美，往往如斯，聽之而已。

樊輿好古迂人劉培元植菴識

華師大藏康熙本，竹紙，已開始酸化。首為藍印內封「櫟下老人筆記 / 書影 / 賴古堂藏版」。次為手寫上板之序，有杜濬序、徐芳序、姜承烈序、高阜序、黃虞稷序，次正文十卷，最末有手寫上板之跋，包括：張遂辰跋、鄧漢儀跋、周銘跋。板框 12.6 cm x 17.3 cm，各版式、字體、行款等均同其他康熙本。

人大本、華師大本內容一致，為行文方便，本節僅以華師大本為代表。

將華師大本與北師大、國圖、上海社科院本比勘，可知，華師大本是在國圖、上海社科院本基礎上進一步替換條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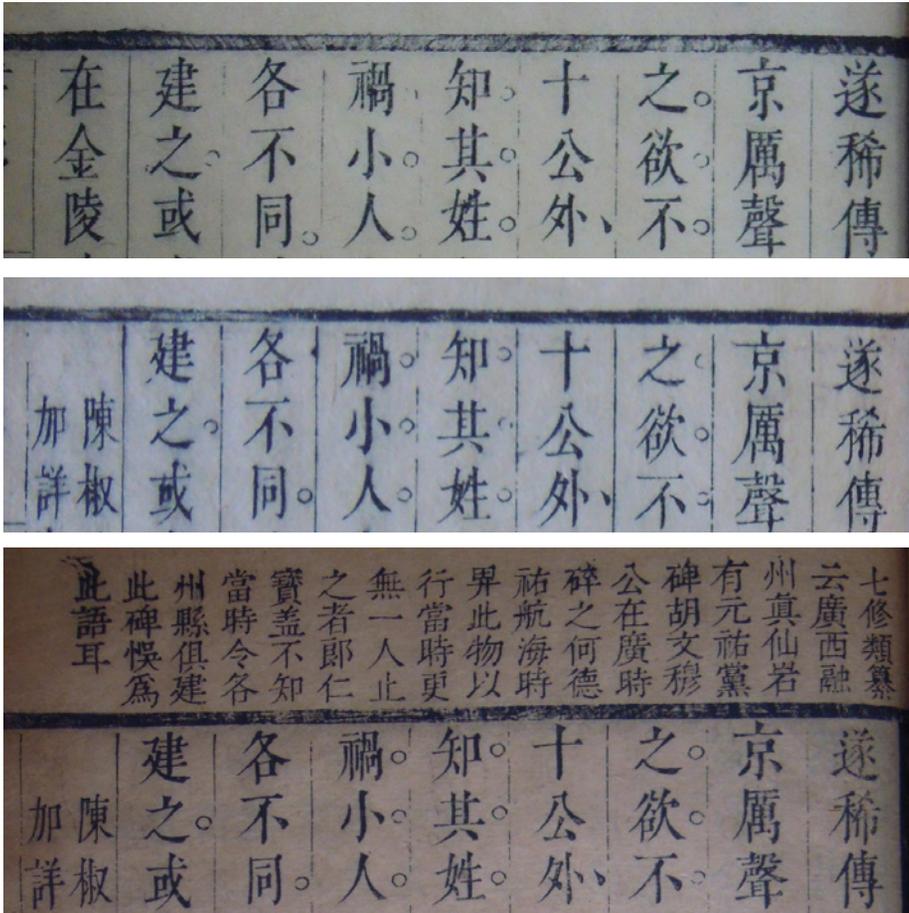
(1) 卷一頁十上：

上海社科院本已經將北師大本的「在金陵時見馮錦衣所藏沈石田畫忠孝卷」條替換為「陳椒峰玉璫曰偉哉先生之言然先生不更加詳審蓋以為黨人也」條，華師大本又在天頭上增一段文字，此小字每半頁十八行，行四字，共計十七行六十七字，全文如下：

《七修類纂》云：廣西融州真仙岩有元祐黨碑，胡文穆公在廣時碎之。何德祐航海時畀此物以行，當時更無一人止之者。郎仁寶蓋不知當時令各州縣俱建此碑，悞為此語爾。²⁷

此段文字也與元祐黨碑有關，是對此前內容的進步一補充，但因為無版面可刻，遂刻於天頭。卷一頁十，華師大本此頁版片與北師大、上海社科院本均不同版，如其局部書影所示：

²⁷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清康熙六年賴古堂刻本），華師大藏本，卷1，頁10上。



由上至下為圖十一至十三：北師大康熙本、上海社科院康熙本、華師大康熙本

(2) 卷一頁十二：

「故老傳聞羅氏為水滸一百回」條文字「故予謂建陽本諸書盡可焚也」之後，北師大本作：

建陽本，明初時紙版尚精潔，字細而行密，類宋板式。近人所藏宋板書，多是建陽明初本，不可不辨。²⁸

華師大本改換新內容，作雙行小字，也涉及三行版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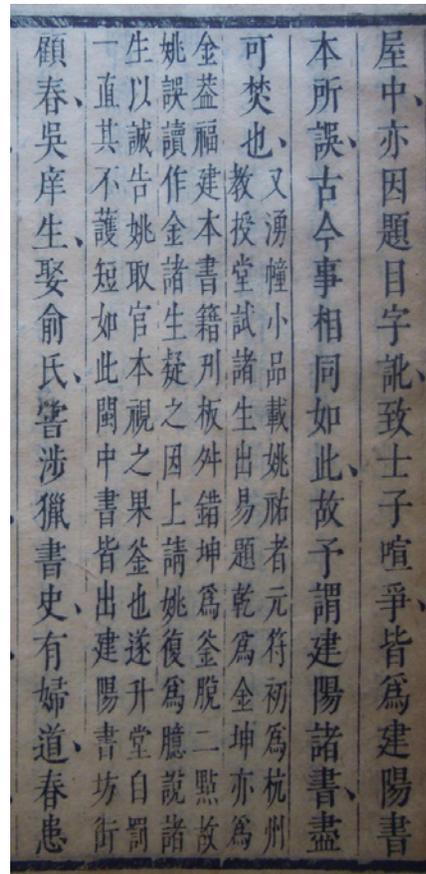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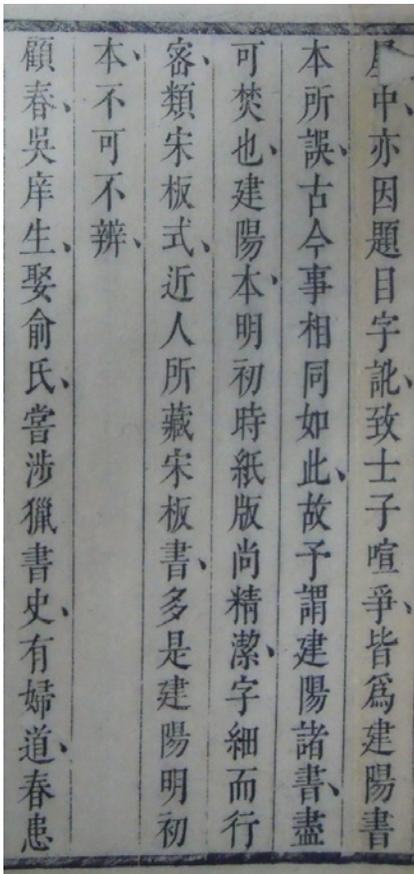
又《湧幢小品》載：姚祐者，元符初為菟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為金，坤亦為金」。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為釜」脫二點，故姚誤

²⁸ 同前註，北師大藏本，卷1，頁12。

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為臆說。諸生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遂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閩中書皆出建陽書坊街。²⁹

不涉及刪改的此條前半部內容，講建陽書坊刻《水滸傳》刪削每回前楔子、「宋時場屋中亦因題目字訛，致士子喧爭，皆為建陽本所誤」，華師大本刪掉其後的「近人所藏宋板書，多是建陽明初本」一段議論，而代之以教授因建陽本致誤的具體例子，與前文聯繫更為緊密。

因只涉及三行版面，本頁只修版，不換版，北師大、華師大本卷一頁十二下第一行「書」字對應下板框斷口相同，即是明證：



圖十四：北師大康熙本卷一頁十二局部

圖十五：華師大康熙本卷一頁十二局部

²⁹ 同前註，華師大藏本，卷1，頁12。

(3) 卷一頁二十九：

北師大本原「正統間周伯器」條，文字詳細，有六十字，其次是「陳大樽曰」條、「水中苔可食者」條，華師大本替換為「正統間周伯器」條，文字簡單，只有三十二字，其次是「章友直伯益以篆名」條、「荆南居客麻城」條，二者所占版面一致。縮減周伯器條，刪掉陳大樽條，增以章友直條，都是關於人有絕技，在周條之前，原書也是藝人有絕技的條目，「乃索素紙為圍棋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歎」。周亮工撤換掉「水中苔可食者」，替換以「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條，是為了與其後原有的「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條放在一起，因為二者都是有關鸚鵡的靈異故事，內容相似。此頁因版面內容幾乎全改，所以重刻頁面。

(4) 卷二頁三十五下第一、二行：

北師大本原作：「虞山先生云：《淳熙句讀》：《書》云句，孝乎句，惟孝句，友于兄弟。」³⁰ 華師大本改作：「《淳熙句讀》：《書云》句，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包註：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³¹，「包註」以後文字用雙行小字排，二者占版面一致，「虞山先生云」，為增加包註留空間，充實補充原書內容，改正原書在「孝乎」後句讀的錯誤。本頁只涉及兩行版面，華師大本僅對北師大本修版即可，不需要換版。

(5) 卷二頁三十六上至三十七下：

涉及條目較多，用圖表可表示為：

表七

北大、北師大本	國圖本	華師大、人大本
「漢曹娥」條	「京山郝仲輿敬曰」條。另，京山條最末作「仲輿讀孟若此然亦有不必然者」	「京山郝仲輿敬曰」條，另京山條最末作「又淳熙句讀揖讓而升下句而飲王注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
「宋王禹偁」條	「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條	「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條
「趙凡夫云」條	「趙凡夫云」條	「論語夏禮吾能言」條
「詩之重韻」條	「詩之重韻」條	「樗齋漫錄曰問人之年」條
「文才遲速」條	「文才遲速」條	「學使謁文廟」條

³⁰ 同前註，北師大藏本，卷2，頁35下。

³¹ 同前註，華師大藏本，卷2，頁35下。

國圖條以京山、名畫兩條替換北大、北師大本的漢曹娥、宋王禹偁條，華師大、人大本在國圖本基礎上，繼續以「論語」、「樗齋漫錄」、「學使」三條，替換北大、北師大本的「趙凡夫」、「詩之重韻」、「文才遲速」三條，並且京山條最末，國圖本原作「仲輿讀孟若此然亦有不必然者」，華師大、人大本改為「又淳熙句讀揖讓而升下句而飲王注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提供了另一種此句句讀之法。原北大、北師大本條目內容分散，而經過這個逐步替換過程，都被換成與句讀有關條目，此前的頁三十四、三十五也全是關於句讀的例子。

5. 從華師大本到雍正底本

雍正本對華師大本有兩處改動，一處是卷一頁十上，「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條之後，華師大本提行「陳椒峰玉璫曰偉哉先生之言然先生不更加詳審蓋以為黨人也」條，且天頭刻「《七修類纂》云……悞為此語耳」，雍正本也是提行作「陳椒峰玉璫曰偉哉先生之言然先生不更加詳審蓋以為黨人也」條，但無天頭文字。這或許是雍正本所據底本，本頁版片沒有用有天頭文字的那塊，而是用無天頭文字的那塊（上海社科院本所用即是），又或者是天頭文字是用鑲嵌的辦法，將小板片嵌在大版片上，到刷印雍正本所據底本時，小板片已經脫落。

又，卷一頁五十一上至頁五十一下，「蘇明允作春秋論」條末尾，華師大本及其他各康熙本均作「而後世不之及予固未敢深論也」，獨雍正本作「此語未是」。雍正本重刻《書影》時很認真，應該不至於擅自修改乃父之文，此處不一致應該也是周亮工自己修改所致。也就是說，華師大本之後，康熙本應該還有修版本，即雍正本底本。

6. 從師大、北大本到雍正本底本修版小結

根據已掌握的材料，從師大、北大康熙本到雍正本所據底本，可以確切知道康熙本至少經過了四次修版。國圖、上海社科院本是第一、二次在師大、北大本上修版的結果，人大、華師大本是第三次修版的結果，雍正本所據底本是第四次修版的結果。當然也不排除隨著更多本子的經眼，也許還能發現更多的修版次數。總之，《書影》康熙本從初刻到燬版的五年時間裏，周亮工自己修版非常頻繁。

（五）康熙本《書影》內容修改原因

康熙本《書影》從刊刻到燬版只有短短五年時間，《書影》卻經過了至少四次修改。其修改原因，筆者以為至少有三端：

1. 以前後內容相關條目替換前後不相關條目

此類具體例子，前文在敘述各康熙本修改過程，已經多次提及。比如卷一頁十替換為與元祐黨碑相關各條、卷一頁二十九替換為關於古今人的絕技的條目、關於鸚鵡奇異故事條目。卷二頁三十二至三十三，華師大本以「湧幢小品載華亭市中」條代替原來的「新鄉李子田」條，「湧幢小品載華亭市中」條在內容上和上一條「詹去衿曰京師窮市上」都和市場上買賣有關，內容聯繫更為緊密，如此增加，可以讓整個作品內容更有連貫性。卷二頁三十六上至三十七下，之前已經論及，國圖康熙本把北大、北師大本與句讀無關的條目「漢曹娥」條、「宋王禹偁有集」條替換成了與句讀有關的「京山郝仲輿敬曰」條、「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條，華師大本在國圖本基礎上，進一步把國圖本接下來與句讀無關的條目「趙凡夫云」條、「詩之重韻」條、「文才遲速」條，替換成與句讀有關的「論語夏禮吾能言」條、「樗齋漫錄曰問人之年」條、「學使謁文廟」條，這樣就形成了從「句讀改正當從者」條到「學使」條均是眾多關於句讀的條目。這裏最能體現出周亮工的修版原則：刪去不相關的條目，留出版面，替換成前後相關的內容，使文章更具有整體性，內容更加充實。卷七頁二十九下至頁三十一上，華師大本刪掉原有的「成都有竹名對青」條、「上林苑有顏淵」條，替換成與「嘉定間宇文紹節為樞密」條、「萬曆間湛甘泉先生」條，「嘉定」、「萬曆」兩條與前面的「靖康歲都城受圍」條，內容都與「胥吏有識義」有關，三段文字重新組合為內容緊密相關序列。

至於周亮工為何要把相似內容放在一起，康熙元年徐芳〈書影序〉或許能提供一些線索：

往讀櫟園《同書》，難其連類廣而取裁約，所資於來學不小也。近復得其《恕老堂書影》若干卷，其類益侈而裁益密。其例無所專屬，要於文之瑰奇無不收，理之疑殆無不析，說之荒唐抵牾無不正。³²

周亮工此前有《同書》一書，其體例就是將古今類似的人事排列在一起，周亮工在修改《書影》時，大概也遵從了這種思維慣性、寫作慣性，不斷增加內容相似的條目，同時也體現出作者對作品精益求精的追求。

2. 以具體例證替換空泛議論

周亮工不僅以內容相關條目替換不相關條目，而且還習慣以具體實例替換空疏

³²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清康熙六年賴古堂刻本），卷首，頁3下-4上。

的議論。

比如卷一頁十二，人大本刪掉此前北師大本「建陽本明初時紙版尚精潔」等議論性的文字，而代之以「又湧幢小品載」條，舉福建本「乾為金坤亦為金」的具體例子，小字雙行排，更形象地說明了刻書有訛誤的事實。周亮工對康熙本的歷次修改，傾向於刪去議論性的文字，而代之以摘錄各種書的原文來充實內容。

頁三十六下第三、四行，在「斯受之而已矣」之後，國圖本周亮工的議論「仲輿讀孟若此然亦有不必然者」句，被人大本替換成了「又淳熙句讀揖讓而升下句而飲王注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句，將議論性的話替換成了另外一個有關斷句的實例，也是為了豐富文章內容。

大概因為《書影》最初成書在獄中，沒有太多書籍可供參考，等到出獄後有更多書籍可供查檢，所以有了如上的修改。

3. 以無關宏旨條目替換為蘊含周氏隱秘情感條目

卷一頁十「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條之後，北師大本原作「在金陵時見馮錦衣所藏沈石田畫忠孝卷」條，後來被上海社科院本替換為「陳椒峰玉璫曰偉哉先生之言然先生不更加詳審蓋以為黨人也」條，人大、華師大本又在上海社科院本基礎上，在天頭增刻「《七修類纂》云……悞為此語耳」，倪文正條原與元祐黨碑有關，陳椒峰條和《七修類纂》條也都與元祐黨人有關，且倪文正條、陳椒峰都提到了蘇軾：

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藏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³³

又：

若夫程頤、蘇軾、劉摯、梁燾諸君子，固傑然稱賢矣。然苟當日協恭和衷，共圖國事，則朝廷上下之間，必有赫然大振者。奈何互相犄角，為洛為蜀為朔，各以類分，致令蔡京得藉為口實，究乃與章惇輩並列而為黨，不尤大可惜哉。³⁴

³³ 同前註，華師大、上海社科院藏本，卷1，頁10上。

³⁴ 同前註，頁10下。

周亮工順治間下獄，雖然被彈劾罪名是「佟岱列亮工貪酷諸款」³⁵，但實質也有黨爭的影子，周亮工增加元祐黨人條目，心中大概也有今昔相同之感吧！另外，條目中多次提到蘇軾，恐怕也並非毫無深意。周亮工幾位友人在為《書影》作序時，都把周氏入獄坦然寫《書影》與蘇軾入獄酣然入睡相並提，如康熙六年杜濬序：

抑先生為是書時在寢室，尤為人所難。蘇文忠公被讒繫獄，神宗使人夜聽之，謂必展轉不寐，及至，則鼻息如雷，知其胸中無事，乃赦之。……先生能於患難之際，神氣恬然，著書不輟，殆文忠無垢之儔歟。³⁶

又康熙六年鄧漢義跋：

迺坐因樹屋中，泊然守靜，如深山人，露抄雪纂於桁楊影中，擘擘不輟。未及浹旬，著書早已成帙。……昔坡公為黨人所構，至遭縲紲、徙瘴鄉，而讀書不倦。渡海之儋耳之夜，星月皎然，公寓舟中書賦，不錯一字，非其素守，豈能至斯。以方先生，正復如是。故讀是書者，漫以新都之雜著相況，非知先生者也。³⁷

可知友人多以櫟園比蘇軾，且認為《書影》並非普通雜著，則周亮工特意在此處替換為元祐黨碑條目，且兩度提及蘇軾，是在兼顧蒐集類似條目的同時，也寄寓自己難為外人所道的隱秘情感。

又，替換新條目中，周亮工兩度引用《湧幢小品》文字。卷一頁十二「故老傳聞羅氏為水滸一百回」條文字「故予謂建陽本諸書盡可焚也」之後，北大、北師大藏康熙本作「建陽本明初時紙版尚精潔字細而行密類宋板式近人所藏宋板書多是建陽明初本不可不辨」，華師大本替換作雙行小字：「又湧幢小品載」半條，舉福建本「乾為金，坤亦為金」的例子。又，卷二頁三十二至三十三，北師大本原作「新鄉李子田」條，華師大本替換為與市場上買賣有關的「湧幢小品載華亭市中」條。

《湧幢小品》為明朝朱國禎雜著，朱國禎作品又是清順、康之際莊史案的誘因。浙人南潯莊廷鑑得明故相朱國禎《明史概》殘稿，請人補天啟崇禎事，增為《明書輯略》，又拉了查繼佐、陸圻、范驥等十餘位著名文士參校，刻板行世。然查、陸、范實未參與其事，聽聞此書頗有違礙，在周亮工的勸說之下，於順治十七

³⁵ 《清史列傳·貳臣傳乙·周亮工傳》（北京：中華書局，1928年鉛印本），卷79，頁33上。

³⁶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清康熙六年賴古堂刻本），卷首，頁5下-6下。

³⁷ 同前註，卷末，頁3下-5下。

年出首。廷鑑父允城行賄疏通，事遂寢。後落職縣令吳之榮以此書勒索莊氏，莊氏不應，吳氏告發之，於江浙無果，遂至北京告發。康熙二年正月，廷鑑、允城被戮尸沒收家產，其兄廷鉞及弟侄等，年十五以上者斬，為此書作序的李令哲論死，並列名於書者十八人（實十四人，因其中董二酉已死，查、陸、范因告發免罪）被凌遲處死。朱佑明也被誣為書中的「朱氏曰」，被處死。此書的刻字匠、印刷匠、書賈、收藏者，均被斬首。

《書影》的修版時間在康熙六年以後，此時莊史案已經結案。順治十七年，周亮工為了友人自保，不惜讓查繼佐、陸圻、范驥出首，直接導致此案擴大，牽連頗廣，懲處極嚴，此時周亮工尚因閩獄案在獄中。不知是出於內心的愧疚，還是隨著晚年身體每況愈下，更加能看淡生死，所以敢在《書影》的修改本中用朱國禎的文字，不過從周氏只提「湧幢小品」而不提「朱國禎」，可知周氏還是有所顧慮的。周氏不僅在《書影》中用與莊史案有關人物著述，而且在其他作品中也有涉及。

《閩小紀》一書康熙六年刻本請范驥作序，范序云：

高齋酒半，鼓瑟既稀，先生手一編示予，予曰：驥不賢，請識其小者。……
康熙丁未夏五海寧後學范驥拜識。³⁸

范驥為順治十七年出首莊氏的三人之一。據《（乾隆）杭州府志》：

范驥，字文白，海寧人。……同鄉先正吳本泰一見稱異，悉以書籍與之。環堵蕭然，日以經籍自娛。著有《十三經評註》百卷、《古韻通補》十卷。《浙江通志》。³⁹

楊鳳苞《記莊廷鑑史案本末》云：

順治十七年冬刊成，頗行於世。陸、查、范三人未見書而聞其名在參閱中，於是年十二月各檢呈於學道胡尚衡。⁴⁰

另，《閩小紀》還有翻康熙六年刻本，內容與康熙六年刻本有異，其卷二頁三上第四五行「玉華洞條」最末，原刻本作：

洞中產石，即四方所傳礬石，鑿削已盡，不能得佳者。然即佳，亦只一面精瑩耳。⁴¹

³⁸ 周亮工：《閩小紀》（清康熙六年刻本），卷首，頁4下-5上。

³⁹ [清]鄭澐：《文苑傳》，《（乾隆）杭州府志》（清乾隆刻本），卷94，頁6上。

⁴⁰ [清]楊鳳苞：《秋室集》（清光緒十一年陸心源刻本），卷5，頁6。

⁴¹ 周亮工：《閩小紀》，卷2，頁3上。

翻刻本作：

福州鄭圭甫大令有《遊玉華洞》五律，極佳，內「物化皆千象，人遊盡五更」之句，尤盡此洞之致。⁴²

原刻本為作者具體見聞，翻刻本改為引用鄭圭甫的詩歌。鄭圭甫，據《福建通志》：

鄭宗圭，字圭甫，閩縣人。明崇禎壬午舉人，國朝知烏程縣。沉酣經史，著《讀史卮言》十卷，又有《山園堂集》及《續讀史》諸篇，年九十五卒。《福建通志》。⁴³

鄭宗圭大約與周亮工為同時人。周亮工與鄭宗圭交好，詩文集中有多首與之有關詩歌，如二十四卷本卷四〈陳昌箕鄭圭甫許天玉諸君子至江上視予〉、卷五〈冬夜同陳昌箕毛子儀鄭圭甫集王逸菴大行此君堂看菊〉等。既然周亮工與鄭宗圭熟識，那麼改自身見聞為友人詩歌，既與周亮工一慣保存獻徵的思想相符合，也是拉近與友人感情的好方式，而且鄭宗圭和莊史案有關。康熙初年，莊史案發時，鄭氏為烏程縣令，是查緝此案的官員之一。

周亮工就是這樣的一個矛盾體，一方面他深知文字之禍的威力，為了讓友人自保，不惜勸說友人主動告發，進而引發了一場血腥屠殺。數年以後，范驥、查繼佐與周亮工仍然交好，周氏甚至請范驥為《閩小紀》寫序；其交好的友朋又有莊史案的緝查者之一，多年以後周氏與鄭宗圭不僅有詩歌唱和，更在修訂《閩小紀》時，特意替換入鄭氏詩句；另一方面，他又冒著風險在《書影》的修版本中兩次引用莊史案關鍵人物朱國禎的《湧幢小品》。周氏作品中可見莊氏案的告發者、緝查者、受害者，周亮工康熙六年及此後的這些舉動讓人深思。這或許和他一方面為新朝保衛疆土抵禦鄭成功進攻、一方面又和明遺民交往甚密、竭力保存獻徵的行為相一致，可見人性是多麼複雜，哪有絕對的白與黑。

以上大致為康熙本《書影》修版情況。

總之，《書影》康熙六年刻本，至少經歷了四次改易，且都是周亮工本人所為。周氏的改易遵循其《同書》的慣例，將相似內容放在一起，增強整部書的整體性、聚合性；同時又改議論為具體實例，充實全書；而且改易內容可以體現出周氏對元祐黨禍的重視，頗有古今一致之感，其友人也多以周氏入閩獄比蘇軾入獄；周

⁴² 同前註。

⁴³ [清]徐景熹：《（乾隆）福州府志》（清乾隆十九年刻本），卷60，頁44下-45上。

氏還將部分內容替換為朱國禎《湧幢小品》內容，朱氏為莊史案關鍵人物，周氏不避嫌疑用朱氏文，可見其晚年心態的細微變化。

三、館臣的割補遊戲： 撤出本《書影》改易考述

（一）周亮工著述撤出《四庫全書》始末

周亮工著述在經歷了順治、康熙前期周亮工自行刊刻改易，康熙中後期、雍正間周亮工後人翻刻而外，乾隆間周亮工著述《書影》、《印人傳》、《讀畫錄》、《閩小紀》還經歷了先收入《四庫全書》，而且已經抄寫完畢，但後又因為違礙被撤出一事。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十一日〈諭內閣簽出《讀畫錄》等書違礙字句之詳校官著交部議敘〉：

現在複勘文淵閣等所藏《四庫全書》，據詳校官祝堃簽出周亮工《讀畫錄》、吳其貞《書畫記》內有違礙猥褻之處，已照簽撤改矣。⁴⁴

《讀畫錄》內容有「違礙猥褻之處」，就被撤出《四庫全書》。所謂的「違礙猥褻之處」所指，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軍機大臣奏查四庫書內應行撤出銷燬各書情形片（附清單一）〉云：

再，各書底本，除李清所撰四種早經銷燬外，所有翰林院續行撤出底本六種，應一併交進銷燬。謹奏。

附 清單：

《讀畫錄》，此書係周亮工撰。因詩內有「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餘」，語涉違礙，經文源閣詳校簽出，奏請銷燬，並將周亮工所撰各書一概查燬。此係文淵閣繕進之本，其違礙語句，已經原辦之總校挖改。全書應燬。

《閩小記》，此係周亮工撰。應燬。

《印人傳》，此書係周亮工撰。應燬。⁴⁵

原來是「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餘」觸動了時諱，此詩吟詠陶淵明，「義熙」為東晉安帝司馬德宗年號，此年號間桓玄叛亂，後劉裕助安帝復位，用前朝年號，可能

⁴⁴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057。

⁴⁵ 同前註，頁2143-2144。

被解讀為對前朝有故國之思、甚至希望前朝復國，有違時諱，周亮工撰寫的其他書也要求一併查燬。其實，所謂的違礙字句，不過是由頭之一，乾隆對降清舊臣的態度，就註定周亮工的著述在乾隆一朝必定會命途多舛。早在數月以前，《書影》已經進入了應燬名單，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十日〈熱河總管董椿等奏紀昀又揀出應燬書七部並重複書一冊片〉：

紀昀又揀出前經奏定應燬書《國史考異》、周亮工《讀畫錄》、《書影》、《閩小記》、《同書》、《印人傳》、吳其真《書畫記》七部外，又揀出繕寫重複書《赤城志》一冊，現俱封貯。⁴⁶

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軍機大臣等奏遵查文源閣應補各書分繕清單呈覽片（附清單二）〉：

附二 撤換各書單

《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閩小記》、《書畫記》、《讀畫錄》、《書影》、《印人傳》、《列代不知姓名錄》、《諸史同異錄》，以上各函，現因違礙撤去，另換《尚史》、《宋稗類抄》二種抵補，仍按照二書次序排入。⁴⁷

就這樣，周亮工的作品，包括《書影》在內，從《四庫全書》被撤出。民間流傳的周亮工作品，也隨之被禁燬。乾隆五十四年十月〈浙江巡撫琅玕奏呈查繳禁書清單〉：

浙江巡撫臣覺羅琅玕跪奏，謹將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奏繳應禁各書名目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賴古堂集》六本，周亮工撰。⁴⁸

沒有選入《四庫全書》的《賴古堂集》也被禁燬了。還好周亮工這些著作多是禁而不絕，在民間偷偷流傳。

周亮工這些著述，雖然被撤出《四庫全書》，但其《四庫》鈔本並未被燬掉，如陳援庵所云，實則撤而不燬，有的仍留在故宮，有的則四散於天地間。需要注意的是，《四庫》有七閣，因而每一種書實則有多部撤出本。《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對周氏幾種撤出本著述，各影印了一部，如《閩小紀》四卷，用故宮藏撤出本，

⁴⁶ 同前註，頁 2118-2119。

⁴⁷ 同前註，頁 2137-2138。

⁴⁸ 同前註，頁 2162-2168。

卷端鈐「古稀天子之寶」、卷末鈐「乾隆御覽之寶」，為此二寶鈐印為南三閣標誌之一⁴⁹；《書影》十卷，用故宮藏撤出本，卷端鈐「古稀天子之寶」、卷末鈐「乾隆御覽之寶」，為南三閣本；《讀書錄》四卷，用故宮藏撤出本，首尾無印章。《印人傳》三卷據稱用南京大學藏撤出本，首尾無印章。幾部鈔本中，各自刪改力度不一。今用通行刻本各自與四部撤出本比勘，其他各部大體對違礙條目遵循刪而不補的原則，唯《書影》一書較為特殊，遂特別撰文加以探討。

（二）撤出本《書影》面貌述略

撤出本《書影》，故宮博物院藏，有「古稀天子之寶」、「乾隆御覽之寶」雙印，為南三閣之一，書前提要署「乾隆五十一年正月恭校上」。撤出本版式為《四庫全書》統一版式，半頁八行，行二十一字，而《書影》的康熙本、雍正本為半頁九行，行十八字。

據此前筆者研究，《書影》康熙本經過了幾次修版，其雍正刻本底本來自於康熙本的修版後印本。經將撤出本與康熙各印本、雍正本比勘，康熙本與雍正本有異文處，撤出本與雍正本同，可知撤出本來源為雍正本系統。筆者以雍正本校勘撤出本，除去常規的文字錯訛不計，得異文主要有兩類：一是條目中少量文字被改，二是大段條目文字被替換。

1. 替換刪改條目中少量文字

⁴⁹ 童正倫：〈《文瀾閣四庫全書》原本散見與鑒別〉，《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12年第4期，頁60-65，一文鑒定故宮藏《閩小紀》云：「據清嘉慶二十五年《文瀾閣四庫全書清冊》，文瀾本在撤出前已領走周亮工的《讀書錄》、《印人傳》、《同書》和吳其貞的《書畫記》四種，蓋此本當為文匯、文宗本。」正因為文瀾閣本在撤出前已經領走周氏著述，則周氏著述留在故宮而沒被送往杭州，因此故宮藏本更可能為南三閣之一，不能斷為非文瀾閣本。

表八

卷頁 ⁵⁰	條目首句	雍正本	撤出本	備註
卷一頁二十六下	予幼從家大人手錄詩稿中	後致牧齋先生，載入《列朝詩選》中，先生云	後其詩播傳于他書者亦少。後聞諸林宗云	本條涉錢謙益而改。
卷一頁二十九下至頁三十一下	宦閩者攜雙鸚鵡	詩選入《列朝詩集》中，尤奇	詩選入其詩復工于物類中尤奇	涉錢謙益《列朝詩集》而改。撤出本沒有改好，導致語句不通。
卷一頁五十二下	昔人云唐人詩	虞山先生嘗謂予言，丙戌年在都門	明季都城失守，圖書散落，或在都門	涉錢謙益而改。
卷一頁五十二下	昔人云唐人詩	虞山所得	吳江所得	涉錢謙益而改。
卷一頁五十二下	昔人云唐人詩	後先生絳雲樓災，并此數冊亦不可得見矣	紙板精良，真宋刻之尤異者，惜非復完書矣	涉錢謙益而改。
卷一頁五十四上	河北有層山	虞山先生有津逮軒，毛子晉《津逮秘書》皆本此也	毛子晉《津逮秘書》本此也	涉錢謙益而改。
卷二頁三十五下	虞山云左傳	虞山云左傳	京山云左傳	涉錢謙益而改。
卷二頁三十六下	名畫記	評云，渾脫瀏漓六字，作事作文之妙盡此，虞山譏之	評云，渾脫瀏漓頓挫六字，作事作文之妙盡此，大謬	前者據「六字」補「頓挫」，後者涉錢謙益而改。
卷三頁六下至頁七上	劉子威好為聾牙詰屈之文	見虞山詩人傳，每讀此	余閱此事	涉錢謙益而刪改。撤出本「余閱此事，則為失笑」在本條之末，字體明顯不同於本頁其他文字，當書抄成後刪改。

⁵⁰ 此為雍正本卷頁。

卷頁	條目首句	雍正本	撤出本	備註
卷三頁二十二下至二十三下	唐仲言名汝詢	錢虞山云唐較杜詩	余閱其所較杜詩	涉錢謙益而刪改。
卷四頁二十八下	丙寅年予在秣陵	近虞山云	近聞人云	涉錢謙益而改。
卷四頁二十八下	丙寅年予在秣陵	但虞山云	但或所云	涉錢謙益而改。
卷六頁三十三下至三十六下	崔子衷字青蚓	錢虞山	外史氏曰	涉錢謙益而改。
卷二頁十二下至十三上	天下更鼓	去後二點是矣，去前二點何舉	去前二點何舉	可能是撤出本抄寫遺漏或擅改。
卷八頁十二下	楊升菴夫人黃氏	有樂府數卷梓於金陵	無	刪改原因不詳。為此條之末。下一條為「人之最難忍者拂逆也」。
卷八頁十三上	人之最難忍者拂逆也	人之最難忍者拂逆也	處事之道凡為人之最難忍者拂逆也	刪改原因不詳。為此條之首。上一條為「楊升菴夫人黃氏」。

以上除倒數第三條可能是漏抄，最後兩條暫時原因不明外，其餘各條都是因錢謙益而刪改，多是以其他文字替換其名號。此類在整個《四庫》本刪改中很常見。

2. 整體替換挪用大量條目

除常規在條目中刪改少量文字外，撤出本《書影》中還大量替換條目，經常不僅刪錢謙益等名號，還刪除整個條目，而且與其他撤出本刪改不同的是，撤出本《書影》還挪用卷末條目，或者補之以不見於現存康熙本、雍正本的字數大約相等的文字，這種改法不見於《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影印的撤出本《閩小紀》、《讀畫錄》、《印人傳》。

表九

卷頁	條目首句	雍正本	撤出本	備註
卷一頁 二十 三、二 十四	古人初持 其一偏之 說	「錢牧齋宗伯曰嘉隆之 際」半條	「宋人輯書往往以 摭採之富誇人」條	另以條目替換錢 謙益整段言論。
卷二頁 六至七	卓初荔挺 莆田諸生	「卓初荔挺莆田諸生」條	「楊升菴丹鉛總 錄」「印章之制始 於秦」	涉及下獄事的卓 條被楊升菴條、 印章條替換。其 中楊升菴條挪用 自卷二頁九。
卷二頁 九至十 一	楊升菴丹 鉛總錄	「楊升菴丹鉛總錄」條、 「錢牧齋先生曰余嘗謂自 宋以來學杜詩者」條、 「杜詩別裁偽體親風雅 轉益多師是汝師虞山解 云」條、「杜詩晴天養片 雲吳季海本作養他本皆 作卷錢虞山云」條、「杜 詩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 若定失蕭曹錢虞山云」 條	「京山郝仲輿敬 曰」「名畫記公孫 大娘善舞」「論語 夏禮吾能言」「樗 齋漫錄曰問人之 年」「學使謁文 廟」「鷓鴣之聲行 不得哥哥」「乍覺 生風喜雨涼」	楊升菴條在撤出 本中已被挪用， 但在原雍正本中 尚存。涉及錢牧 齋的幾條被京山 等條替換，而京 山條至鷓鴣條挪 用自卷二末正 文。
卷二頁 十七	李子田曰 杜詩持正 侃侃自為 一體	「錢虞山云按唐國史補」 半條	「項元汴墨林購求 法書名畫」條	雍正本本條後半 部分涉及錢謙益 文字，撤出本 無，轉而另起行 新作項元汴一 條。
卷二頁 十九至 二十	弇州舊藏 漢書	「弇州歿錢虞山以千金得 之」半條	縮減「弇州歿後是 書屢易主」半條， 另起一行「靖康中 蘇叔黨赴官真定」 條	刪掉與錢虞山有 關文字，另起一 行，替換以「靖 康中蘇叔黨赴官 真定」條。

卷頁	條目首句	雍正本	撤出本	備註
卷二頁 三十六 至三十 八	京山郝仲 輿敬曰	「京山郝仲輿敬曰」條、 「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 條、「論語夏禮吾能言」 條、「樗齋漫錄曰問人之 年」條、「學使謁文廟」 條、「鷓鴣之聲行不得哥 哥」條	「漢志縱橫家」條	京山等條目，撤 出本在卷二頁九 至十一已經挪 用。
卷三頁 三十六 下至三 十七下	荀輿能書	「荀輿能書」條、「杜牧 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 條	撤出本無	此後為「正月上 辰」條兩行，為 卷三最後一條。 原書不涉時諱。 荀輿條兩行版 面，杜牧之條十 六行版面，剛好 是雍正本一頁版 面，可能撤出本 因此漏抄此兩 條。
卷六頁 四下至 六下	虞山錢氏 曰世之論 唐詩	「虞山錢氏曰世之論唐 詩」條三十七行	「宋太宗萬機之 暇」條、「蕭何與 參不相能」條、 「滄州山下出澄 綠水」條、「岳亦 齋云康伯」條、 「季節見於子順」 條、「按張華博物 志亦稱」條、「瑟 瑟禮祈雨射柳」 條， 「宋人輯書」條 三十六字	涉錢謙益而被替 換。蕭何至瑟瑟 條挪用自卷六 末。宋人輯書條 在卷一時已被撤 出本用過，此處 重出，且為縮寫 本。
卷六頁 三十、 三十一	柳陳父名 應芳	「虞山先生選列朝詩」半 條	「昭明文選初成」 條	涉錢謙益而被提 行替換為「昭明 文選」條。

卷頁	條目首句	雍正本	撤出本	備註
卷六頁 三十 七、三 十八		「管子述古封禪之君」條後面還有「蕭何與參不相能」條、「滄州山下出澄綠水」條、「岳亦齋云康伯」條、「季節見於子順」條、「按張華博物志亦稱」條、「瑟瑟禮祈雨射柳」條	無	撤出本這些條目在卷六頁四至六已被提前挪用。
卷七頁 二十 九、三 十	錢虞山曰 蔡九達羽 居常論詩	「錢虞山曰蔡九達羽居常論詩」條	「畫家宮室最難為工」條	涉及錢虞山被替換。
卷十頁 二十三	漢之新城 三老	「予在邗上聞昭陽李映碧給諫」半條	「陸士龍與兄書」條	涉及李清被替換。撤出本提行作新條目。

以上除一條可能是抄寫缺漏，一條涉周亮工下獄事被替換，一條涉李清被替換，其他各條都是涉錢謙益被替換。以上為撤出本《書影》大致刪改面貌。

（三）撤出本《書影》改易詳考

1. 撤出本《書影》底本為康熙、雍正本外特殊版本的錯誤假設與推論

袁慶述先生此前以雍正本系統的點校本與撤出本校勘過，在發現大量異文以後，袁先生在文末推測：

錢氏之書遭禁毀，且聲勢如此之大，周氏的後人為了免于城門之災，不得不刪改《書影》中與錢氏有關的內容，故宮本中所體現出來的，就正是這種刪改的結果。因此，我們認為，在乾隆三十四年錢氏之書遭禁之後至乾隆五十一年周氏之書被收入《四庫全書》之前的十七年之間，周亮工的兒子們一定還刊刻過一個《書影》的修訂本。……故宮本即是以這個修訂本為祖本，工楷精鈔而作為《四庫》收入本的，這應是《書影》的另一種從未被世人注意的版本。⁵¹

⁵¹ 袁慶述：《〈書影〉版本研究》，頁 77-80。

又，筆者此前研究，發現《書影》康熙本存在大量修版情況，因為是修版，所以會特別顧及版面，而撤出本《書影》不僅刪掉原來條目，還以其他內容補足空缺，顯然也是顧及版面的，比如筆者用撤出本新替換的內容以雍正本版式排列，看其所占版面是否與雍正本被替換行數相合，結果發現有的版面完全符合，有的版面差一行左右，而兩處大量挪用的原書條目，則是在每卷之末，不需要顧慮版面，總體而言，撤出本的刪改非常顧慮版面。比如：

卷二頁十七下，雍正本「李子田曰杜詩持正」條「所論於唐風也」後面不提行還有「錢虞山云按唐國史補」共八行，「錢虞山」的「錢」字為這一行的第八字。撤出本無「錢虞山」以後文字，轉而提行另起「項元汴墨林購求法書」一條，論述項氏喜歡在藏品上蓋滿印章一事，共一二〇字。若以雍正本版式來排撤出本，則 $120 \div 18 = 6.66\dots$ ⁵²，需要七行版面。雍正本不提行占八行版面，撤出本提行占七行版面，二者異文所占版面大小相同。

再比如卷六頁三十一下至三十二上「柳陳父名應芳」條、卷七頁二十九「錢虞山曰蔡九達」條、卷二頁九至十一包括「錢牧齋先生曰余嘗謂自宋以來學杜詩者」條在內等五條，替換條目以雍正本版式排版，與原條目版面一致。

卷一頁二十二下至二十四上「古人初持其一偏之說」、卷二頁六「卓初荔挺莆田諸生子被逮入都」條、卷二頁十九「弇州舊藏漢書」條、卷四頁四至六「虞山錢氏曰世之論唐詩」條、卷十頁二十三上下「漢之新城三老」條，替換條目以雍正本版式排，則撤出本條目比原條目版面少一行。卷二頁三十六至三十七下「京山郝仲興敬曰」條等六條三十七行、撤出本僅「漢志縱橫家」條兩行；卷六頁三十七至三十八條，「蕭何與參不相能」條等五條三十四行，撤出本無；此二處雖然版面差別巨大，但其實是因為這些條目此前已經被挪用，而且這些條目原本在每卷之末，即使挪用也不會影響後面的版面，且在每卷之末作改動，也是周家改易著述的一種常用方法。

又，因為筆者校勘的撤出本《讀書錄》、《印人傳》、《閩小紀》絕大多數情況都是只刪不補，而此部撤出本刪了以後又補足，而且補的內容還差強人意，絕不同

⁵² 撤出本所列表數為依據雍正本版式計算出來的行數。計算方法如下：當以大字排列時，這一條目撤出本字數除以十八，所得不完全商加一就是以雍正本版式排版所需版面行數；當以雙行小字排列時，這一條目撤出本字數除以十八，所得不完全商加一就是以雍正本版式排版所需版面行數。當然，如果有抬頭或者每行第一字不刻時，再隨時調整計算方法。

於其他《四庫全書》的一般刪改方法。

再次，筆者曾經以為早在乾隆二十六年乾隆就要求沈德潛的《清詩別裁集》刪除所選錢謙益詩歌，此後的幾十年又不斷下旨，要求刪改甚至燬版錢謙益作品，比如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乾隆皇帝下旨，一是從繁華京城到偏僻鄉村，兩年之內盡數收繳《初學集》、《有學集》印本；二是收繳所有版片；三是不僅偷偷收藏者要治罪，而且管轄的督撫也要一併治罪；四是廣為傳布御旨。三十四年十二月還有兩道奏摺批示、三十八年二月有一道聖旨、四十一年十一月有一道修《四庫全書》錢謙益作品燬版的聖旨、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有兩道聖旨、四十四年十一月一道聖旨、四十四年正月一道聖旨、五十年七月一道聖旨、五十二年六月一道聖旨等，都是關於錢謙益著作印本版片銷燬、收藏錢氏作品獲罪、要求其他書籍刪削錢氏言論等等內容。有如此多針對錢謙益及其作品的旨意，很容易讓人以為，館臣會在底本有關錢謙益關條目上直接圈點、貼浮簽，正式抄入《四庫全書》時，那些錢謙益篇目只需要直接刪除即可，不需要再大段用別的文字補足，因為當正式抄入《四庫全書》時，只需要按著底本指示抄寫即可，因為是重抄，不需要考慮版面補條目。

基於此，筆者一度懷疑此部撤出本《書影》如今大部分的面貌並非館臣所改，而是在乾隆二十六年，沈德潛將錢謙益詩歌列為《清詩別裁集》之首，成為乾隆查禁錢謙益作品的導火線，讓翰林「逐一檢刪」之後，周氏後人害怕原書中大量涉及錢謙益而致罪，出於自保和留存先人著述的目的，將雍正刻本版片涉及錢謙益部分重新修版替換條目，或者乾隆間周氏後人重新再照雍正本版式重刻一次，但替換了其中違礙條目，後來這個系統的本子被徵入四庫館，成為《四庫全書》書影的底本。然後四庫館臣又對此底本做了進一步修改，導致有的條目以雍正本版面排版，剛好相差一行。如此，就似乎完美地解決了此部撤出本既刪且補的問題。

2.《四庫》大規模刪改李清時間，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之後

隨著材料和版本不斷累積，筆者發現以上看似合理的解釋有著很大的漏洞。

首先，那些被替換的原條目中，不僅有錢謙益，還有李清和周亮工下獄事，比如卷十頁二十三「予在邗上聞昭陽李映碧給諫」半條涉及李清、卷二頁六至七「卓初荔挺莆田諸生」條涉及周亮工下獄事。同樣，《印人傳》卷三「予先是聞昭陽李映碧有不知姓名錄」條，涉及李清，在南大藏撤出本中也被刪改；《印人傳》卷二「書張大風印章前」條「予被讒後大風畫一人持劍，以手摩挲……予感其意，至今寶之」句，撤出本刪改為「大風精繪事，嘗畫一人持劍，以手摩挲……持以贈予，

至今寶之」，也是抹除周氏下獄一事痕跡。以上撤出本《印人傳》這兩類刪改和撤出本《書影》類似，如果都是周氏後人改，那周氏其他著述可能也在乾隆間被周氏後人大規模修改，且修改本流傳較廣，才能都被收入四庫館，作為《四庫全書》底本。但為何這類修改的本子，除撤出本保留了一點痕跡，現在就再無此類本子流通？

其次，最重要的是，李清被要求在《四庫全書》中刪除其名號言論，是到乾隆五十二年三月的事，此前的乾隆四十幾年，李清雖然有書在禁書之列，但並沒有嚴重到其人其書完全在《四庫全書》中被刪除。

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軍機大臣奏查《諸史同異錄》悖妄之處現傳提調詢問並查底本片〉、十八日〈辦理軍機處為奉旨將《諸史同異錄》掣出銷燬事致盛京將軍等各文〉，十九日乾隆有〈諭內閣將《諸史同異錄》從全書內掣出銷燬並將總纂等交部議處〉云：

《四庫全書》處進呈續繕三分書，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錄》書內，稱我朝世祖章皇帝與明崇禎四事相同，妄誕不經，閱之殊堪駭異。……但此等悖妄之書，一無可采，既據覆校官簽出擬刪，該總纂、總校等即應詳加查閱，奏明銷燬。何以僅從刪節，仍留其底本？其承辦續三分書之侍讀恭泰、編修吳裕德雖係提調兼司總校，但率任書手誤寫，均難辭咎。……所有四閣陳設之本及續辦三分書內，俱著掣出銷燬，其《總目提要》亦著一體查刪。欽此。⁵³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乾隆下諭，李清《諸史同異錄》中違礙內容被要求刪除，此前沒有查出違礙的《四庫》各級官員受罰，此書被要求撤出《四庫全書》，並且《總目提要》中相關篇章也被要求一體查刪。緊接著有三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奏將李清所輯《南唐書合訂》銷燬並將原書進呈片〉、三月二十七日〈盛京內務府為諮送文溯閣所貯《諸史同異錄》銷燬事致軍機處諮文〉，四月初二〈軍機大臣奏遵旨銷燬李清書四種應行補函商酌辦理情形片〉云：

此次所燬李清書四種，其《南北史合注》一種，係在史部別史類中；《諸史同異錄》及《不知姓名錄》二種，係在子部類書類中。此二類備抄之書尚多，均可按其時代另檢別種，約計卷數多寡，依次補入，不見抽換之跡。惟《南唐書合訂》一種，係在史部載記類中，此類書籍甚少，現在別無備抄

⁵³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1991-1992。

之書，無可補入。查從前〔武〕英殿裝潢全書，向因冊數函數厚薄不勻，有奏定襯紙之例。現在四閣書內襯紙者甚多，今此書僅止六冊，為數無多，若將此匣前後相連之書酌量襯紙，以多出六冊，勻裝此空匣之內，即可不必再補。

再，現在刊刻總目，應一併查明改正。⁵⁴

可知李清《南北史合注》、《諸史同異錄》、《不知姓名錄》、《南唐書合訂》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全被要求撤出，並《總目》一起刪改，且《南唐書合訂》因是少見的載記類，無它書可補空架，館臣竟然打算「奏定襯紙之例」，以填充空架。隨後五月初三日有〈軍機大臣和坤等為訪查李清所著書一併銷燬事致江浙等省督撫函〉，對李清著述查燬擴展到全國，尤以江浙為甚。

撤出本《書影》中刪改替換李清有關條目，則撤出本《書影》的此處刪改可以坐實為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以後的事情。

3. 撤出本《書影》部分，替換李清與錢謙益文字同出一書

《書影》卷十頁二十三「漢之新城三老」條後半部分與李清有關文字原作：

予在邗上，聞昭陽李映碧給諫，取《廿一史》中有名無姓、有姓名無字、有姓字無名者，各為分類，總為一書，惜未見之。⁵⁵

撤出本中替換為：

陸士龍與兄書：銅雀臺下有曹公藏墨十餘萬斛，似屬不煩製造而可用者。⁵⁶

撤出本實則改寫自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下「墨考」條：

晉陸雲與兄箋云：「三上臺藏曹公石墨數十萬斤，燒之可用然烟。」觀此語則石墨未必可磨，亦如松節之然脂作墨也。⁵⁷

《韻石齋筆談》一書《四庫全書》收錄。無獨有偶，撤出本以《韻石齋筆談》卷下替換的其他條目恰好也涉及錢謙益，比如卷二頁十七「李子田曰杜詩持正侃侃自為一體」條後半部分，雍正本原作：

錢虞山云：按《唐國史補》，嚴武少以強俊知名，及卒，其母曰：吾知免宮婢矣。史稱其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窮極奢靡，賞賜無度。公是

⁵⁴ 同前註，頁 1997-1998。

⁵⁵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清雍正三年周在延懷德堂翻康熙六年賴古堂刻本），卷 10，頁 23。

⁵⁶ 周亮工：《書影》（清乾隆《四庫全書》撤出本），卷 10，頁 22 下-23 上。

⁵⁷ 〔明〕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下，頁 21 上。

時在武幕中，故借此諷諭，明僭服之不祥，數奢淫之召禍，舉李鼎來填以深戒之，朋友責善之道，可謂至矣。不然，辭一織成之遺，而侈談殺身自盡之禍，不疾而呻，豈詩人之意乎。⁵⁸

原本此處涉錢謙益，撤出本改作：

項元汴墨林購求法書名畫，每得名人真跡，必以印鈐之，纍纍滿幅，亦是書畫一厄。譬如石衛尉以明珠精鏤聘得美人，而虞其他適，則黥面記之，抑且遍黥其體，使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為酷烈矣。復載其價於楮尾，此與賈豎甲乙帳簿何異。不過欲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期照原直而請益耳。⁵⁹

項元汴條原始出處也是來自於《韻石齋筆談》卷下「項墨林收藏」條：

項元汴墨林，生嘉隆之世，資力雄贍，享素封之樂，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及鼎彝奇器，三吳珍秘，歸之如流。王弇州與之同時，主盟風雅，蒐羅名品，不遺餘力，然所藏不及墨林遠甚。墨林不惟好古，兼工繪事，山水法黃子久、倪雲林，蘭竹松石，饒有別韻。每得名蹟，以印鈐之，纍纍滿幅，亦是書畫一厄。譬如石衛尉以明珠精鏤聘得麗人，而虞其他適，則黥面記之，抑且遍黥其體，使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為酷烈矣。復載其價於楮尾，以示後人，此與賈豎甲乙帳簿何異。不過欲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期照原直而請益焉。⁶⁰

以此可知，此部撤出本《書影》中，李清和錢謙益條目的改易時間在同時，改易李清不早於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則改易錢謙益時間也不當早於此。那麼對錢謙益和李清的改易，不會是乾隆徵書以前周氏子孫的修版改易或重刻，而應當是館臣改易。

4. 撤出本《讀畫錄》保留圈出錢謙益而尚未割補的面貌

故宮博物院館藏《讀畫錄》四卷，書前提要署「乾隆五十二年四月恭校上」，首尾無印章，此本好像是初次抄寫好以後又經過校勘。針對文字正誤，有的把疑問圈出，但沒有校改方案，有的把疑問圈出，有校改方案；而對於有錢謙益名號處，則圈出錢謙益名號，尚未割補，如下表所示：

⁵⁸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清雍正三年周在延懷德堂翻康熙六年賴古堂刻本），卷2，頁17。

⁵⁹ 周亮工：《書影》（清乾隆《四庫全書》撤出本），卷2，頁17上。

⁶⁰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下，頁16。

表十

卷數	條目	康熙本	撤出本	備註
卷一	董文敏	錢虞山嘗言……	錢虞山嘗言……	「錢虞山」被圈出，但尚未割除。
卷一	李長蘅	虞山云：精舍輕舟，晴窗淨几……虞山笑曰：吾卻有二快……	虞山云：精舍輕舟，晴窗淨几……虞山笑曰：吾卻有二快……	兩處「虞山」二字被圈出，但尚未割掉。
卷一	鄒衣白	卻憶題詩東礪老，夕陽粉本出關山。末七字，虞山先生題畫句也。虞山晚年號東礪遺老。	卻憶題詩東礪老，夕陽粉本出關山。末七字，虞山先生題畫句也。虞山晚年號東礪遺老。	「東礪老」「虞山」「虞山晚年號東礪遺老」，撤出本原有，但又被圈掉。
卷二	程孟陽	孟陽浪淘集、松圓閣詩極為錢虞山推重……虞山題孟陽，最矜重其畫，不輕為點染，此幅正吉光片羽，人間不多見也。	孟陽浪淘集、松圓閣詩極為錢虞山推重……虞山題孟陽，最矜重其畫，不輕為點染，此幅正吉光片羽，人間不多見也。	第一處「錢虞山」撤出本本有，但被圈掉。第二個「虞山」，撤出本不圈出。可見此撤出本校改不仔細。

故宮藏撤出本《讀畫錄》展示了四庫館臣校改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至少在故宮此部《讀畫錄》中，錢謙益最初是被抄進書中，後來才被圈出，此部《讀畫錄》所展示的就是以筆圈出，但尚未割補刪改的真實情況。

5. 撤出本《書影》顧及版面，是因為書抄成後，再替換違礙條目

撤出本《書影》的書前提要所署時間是「乾隆五十一年正月」，而刪改替換李清、錢謙益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以後，所以是書先抄成，而後再刪改，並非此前以為的，錢謙益條目是在抄書時就已經刪改乾淨，故宮藏撤出本《讀畫錄》即是證明。

因為書已抄成，把錢謙益、李清、周氏下獄等大量條目整條刪去以後，原書上就留下大量空缺版面，畢竟是給乾隆御覽的東西，不能全部開天窗，因此需要另外找些條目，補足這些空缺。因此，筆者最初注意到版面問題，只對了一半，這樣的替換的確是在顧及版面，但顧及的不是原雍正本或者推測的乾隆本的版面，而是《四庫》本的版面。現在把此前筆者用雍正本行十八字來換算，雍正本、撤出本相

差一行的情況，用《四庫》本行二十一字的面，重新排，都能合上。以《書影》卷十頁二十三「漢之新城三老」條為例，撤出本「不無嘆息」後不提行，還有「予在邗上聞昭陽李映碧」四十四字，其中「予」是本行第十二字，則本應在《四庫》排版「10+21+13」共計三行，現存撤出本在「無不歎息」後提行，另起「陸士龍與兄書」條二十九字，占兩行版面，二者版面相合。此前已經分析過，陸士龍條改寫自《韻石齋筆談》，為了能迎合兩行版面，館臣把原書長文給改短。

6. 館臣替換條目或整頁重寫或部分割補，字體與原本不同

故宮藏撤出本《書影》現存版面，也是明證。改易的頁面，如果只有幾行需要改，仔細分辨幾行字字形與本頁其他行字形有細微差別，應該不是一人所抄，因為所見為影印本，推測大概是割掉並重新寫這幾行。如果一頁書中有比較多內容都需要改，則重寫整頁，一般重寫的這頁和前後頁字體有差別，容易辨認，比如撤出本卷一頁二十三「宋人輯書」條需要重寫，涉及割補頁面八行，涉及版面較多，於是館臣直接重寫了頁二十三，其字體與頁二十二、二十四明顯不同。

7. 館臣替換條目源自《韻石齋筆談》、《曝書亭集》

因為需要大規模找條目填補被刪改的空白版面，館臣想了兩種辦法，一種是從外部偷天換日，一種是在內部拆西補東。為了版面一致，用第二種辦法時，一般要配合使用第一種方式。

上文已提及，替換條目中有的來源於《韻史齋筆談》卷下，還有一些則來自於《曝書亭集》卷五十二。

卷一「宋人輯書往往以摭採之富誇人」條出自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二〈跋五百家昌黎集注〉、卷二「靖康中蘇叔黨赴官真定」條出自《曝書亭集》卷五十二〈書眺以道撰蘇叔黨墓志後〉、卷二「漢志縱橫家多至一百七篇」條出自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二〈長短經跋〉、卷六「宋人輯書往往以摭採之富欺人」條出自《曝書亭集》卷五十二〈跋五百家昌黎集注〉，卷六「昭明文選初成」條出自《曝書亭集》卷五十二〈書《玉臺新詠》後〉，計六條，其中一條重出，但有繁簡之分。

比如卷六頁三十、三十一，柳陳父名應芳條後半部分，雍正本不提行作：

虞山先生選《列朝詩》，予以舊藏陳父詩四卷歸之，先生曰：廣陵詩人前輩有盛名，推陸無從沿染七子流風，不克自拔，陳父名不及之，篇什亦寡，興會清發，剪刻常言，自可使無從却步。自先生此論出，陳父之名益重于時，

白下談詩者亦皆以先生之言為公允云。⁶¹

撤出本提行另起一條作：

《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既而略其無穢，集其菁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偽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玉臺新詠》勘之，枚乘詩居其八，又多改易篇章字句，概題之曰古詩。然則誦詩論世者，宜取《玉臺》并觀，勿偏信《文選》可爾。⁶²

《曝書亭集》卷五十二〈書《玉臺新詠》後〉作：

《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既而略其蕪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偽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詠》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其餘六首，《玉臺》不錄。……裁翦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概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鍾嶸《詩品》亦云，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抑何謬歟。然則誦詩論世者，宜取《玉臺》並觀，毋偏信《文選》可爾。⁶³

卷二「印章之制」條、「乍覺生風喜雨涼」條、卷二「項元汴墨林購求法書」條、卷六頁四「宋太宗萬機之暇」條、卷七「畫家宮室最難為工」條、卷十「陸士龍與兄書」條，計六條，均出自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下。

《韻石齋筆談》《曝書亭集》二書均收入《四庫全書》，朱彝尊晚年手訂一生的文章為《曝書亭集》八十卷，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開始刊刻，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刻成，朱彝尊與周亮工、周在浚有交往。《韻石齋筆談》最早刻本為順治刻本，另有乾隆汪道謙刊本，現比較易得的有乾隆間鮑氏知不足齋刻本。館臣為了圖方便，替換篇目集中取自《韻石齋筆談》卷下、《曝書亭集》卷五十二，甚至「宋人輯書」條繁簡各用了一次。

「宋人輯書」《曝書亭集》卷五十二〈跋五百家昌黎集注〉作：

宋人輯書，往往以摭采之富誇人。若蔡夢弼《杜詩注》號為千家，成申之《尚書集解》號四百家，亡名子《播芳文粹》號五百家是也。《昌黎集訓注》

⁶¹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清雍正三年周在浚懷德堂翻康熙六年賴古堂刻本），卷6，頁30-31。

⁶² 周亮工：《書影》（清乾隆《四庫全書》撤出本），卷6，頁29下-30上。

⁶³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清康熙五十三年朱稻孫刻本），卷52，頁4。

四十卷、《外集》十卷、《別集》一卷，附《論語筆解》十卷，慶元六年春建安魏仲舉刻于家塾，亦稱五百家。按其實則列名者一百四十八家而已，其餘所云新添集注五十家、補注五十家、廣注五十家、釋事二十家、補音二十家、協音十家、正誤二十家、考異十家，殆亦無稽之言爾。然當時刊書者知以博學詳說為要務，今則守一家之說以為免園冊，其智出麻沙里刊書者之下矣。是書向藏長洲文伯仁家，歸吾鄉李太僕君實，蓋宋槧之最精者。惜中間闕三卷，後人補抄，原注已失，不可復觀，當更訪諸藏書家。⁶⁴

撤出本卷一作：

宋人輯書，往往以摭採之富誇人。若蔡夢弼《杜詩注》號為千家，成申之《尚書輯解》號四百家，無名子《播芳文粹》號五百家是也。《昌黎集訓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別集》一卷，附《論語筆解》十卷，慶元六年春建安魏仲舉刻于家塾，亦稱五百家。按其實則列名者一百四十八家而已，其餘所云新添集注五十家、補注五十家、廣注五十家、釋事二十家、補音二十家、協音十家、正誤二十家、考異十家，殆亦無稽之言耳。⁶⁵

撤出本卷六作：

宋人輯書往往以摭採之富欺人，若蔡夢弼《杜詩注》號千家，成申之《尚書集解》號四百家是也。⁶⁶

以上可見三者的裁切遞減關係。

所謂拆西補東，就是把一卷最後幾頁的條目拿去補一卷中文字被刪掉後留下的空白版面，這樣大規模的拆補有兩處。卷二頁九至十一雍正本原連續作「錢牧齋先生曰余嘗謂自宋以來學杜詩者」條、「杜詩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虞山解云」條、「杜詩晴天養片雲吳季海本作養他本皆作卷錢虞山云」條、「杜詩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錢虞山云」條，而撤出本作「京山郝仲輿敬曰」、「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論語夏禮吾能言」、「樗齋漫錄曰問人之年」、「學使謁文廟」、「鷓鴣之聲行不得哥哥」、「乍覺生風喜雨涼」。其中「京山」條至「鷓鴣」條挪用自卷二末正文，「乍覺」條則出自《韻石齋筆談》，以補足版面。因為「京山」等

⁶⁴ 同前註，頁5下-6上。

⁶⁵ 周亮工：《書影》（清乾隆《四庫全書》撤出本），卷1，頁23。

⁶⁶ 同前註，卷6，頁6下。

條挪自卷二末，所以也不會連環影響到卷二末太多版面。

再比如卷六頁四下至頁六下，雍正本原作「虞山錢氏曰世之論唐詩」條三十七行，撤出本刪改替換為「宋太宗萬機之暇」條、「蕭何與參不相能」條、「滄州山下出澄綠水」條、「岳亦齋云康伯」條、「季節見於子順」條、「按張華博物志亦稱」條、「瑟瑟禮祈雨射柳」條、「宋人輯書」條。「蕭何」至「瑟瑟」條挪用自卷六末最後幾頁，不太影響卷六末版面。另，「宋太宗」條出自《韻石齋筆談》卷下，「宋人輯書」條出自《曝書亭集》卷五十二。

8. 撤出本提前挪用卷末條目破壞文章整體性

華師大康熙本、雍正本卷二頁三十四上到三十六上有一系列關於「句讀改正當從者」的例子，緊接著從頁三十六上到三十七下是我們熟知的「京山郝仲輿敬曰」條、「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條、「論語夏禮吾能言」條、「樗齋漫錄曰問人之年」條、「學使謁文廟」條，這些條目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但是撤出本為了填補卷二頁六下至十一下刪掉諸多錢謙益有關條目留下的空缺版面，已經將「京山」條至「學使」條五條拖到那裏用，所以到卷二頁三十四撤出本在「句讀改正當從者」條之後，不再是諸多關於句讀的條目，這嚴重破壞了文章的整體性，不合周亮工的初衷。因為從北師大康熙本到國圖康熙本、華師大康熙本，這些關於句讀的條目是周亮工一步步蒐集而來的。北師大本最先是「漢曹娥」條、「宋王禹偁有集」條、「趙凡夫云」條、「詩之重韻」條、「文才遲速」條，這些條目和句讀並沒有關係。接著，國圖本把「漢曹娥」條、「宋王禹偁有集」條換成了「京山郝仲輿敬曰」條、「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條跟句讀有關的兩條，這樣就和上面「句讀改正當從者」一條內容相關。接著，華師大本在國圖本的基礎上再把後面的「趙凡夫云」條、「詩之重韻」條、「文才遲速」條替換成和斷句有關的「論語夏禮吾能言」條、「樗齋漫錄曰問人之年」條、「學使謁文廟」條。到撤出本反而把周亮工一步步苦心經營的條目再次拆散，可見撤出本底本的刪改者不瞭解周亮工的創作歷程，走了一條和周亮工大相徑庭的道路。

(四) 小結

從筆者通校撤出本《閩小紀》、《讀畫錄》、《印人傳》的情況看，撤出本雖然各本具體刪改標準有細微差別，但大體不出：因抄寫不精導致的訛奪衍倒錯誤，而其中尤以形近而誤為最；因館臣覺得原書文字不夠精審、史實有誤，而在沒有版本

依據的情況下，擅自改動原書字句；因文章內容涉及時諱而改動，比如刪改周亮工下獄、方以智、李清、清初科舉取士日狹、王朝鼎革、寇等文字條目，此類具體執行標準又有鬆弛之分，比如《印人傳》刪改方以智名號，而《讀畫錄》不刪改；因涉及錢謙益而刪改，《閩小紀》只刪名號，而《印人傳》連同條目一起刪掉，《讀畫錄》因非最終定稿，只圈出名號，尚待割補。涉及大段條目刪改的，比如刪李清及其言論、刪錢謙益及其言論，一般都是直接刪除而不用整段新文字補足。

相比之下，撤出本《書影》顯得比較特殊，它不僅刪除了關於李清、錢謙益名號言論、和周亮工下獄有關文字，而且還重寫以其他條目填補版面空缺，這種大規模的補足與其他《四庫》本刪而不補的方式有異，容易讓人誤以為撤出本《書影》底本可能是錢謙益書被禁燬以後，周氏子孫重新刪改替換後的修版本或者重刻本。

但通過考察，李清被要求刪改時間應該在乾隆五十二年，則至少李清被刪改肯定為館臣所為，非周氏子孫所為。又替換李清的文字來源《韻石齋筆談》卷下，其他替換錢謙益的文字有的也來源於《韻石齋筆談》卷下，則此部書中刪改李清與刪改錢謙益同時，坐實其刪改時間至少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以後，而此部《書影》的書前提要所屬時間為乾隆五十二年正月，所以刪改當為館臣所為。

又，撤出本《讀畫錄》保留了圈出錢謙益但尚未割補的情形，也證明雖然此前的幾十年，乾隆多次下旨禁燬刪改錢謙益著述，但具體到館臣操作中，並非全部都是首次抄寫就刪改掉錢謙益名號，很多其實是先抄入，後來諭旨要求更加嚴格查處才刪改。考察故宮藏撤出本《書影》頁面，有很明顯的後來割補重抄痕跡。如果某頁只需要改少數幾行，則割掉原版面，再貼上新紙重寫，新寫的幾行和原版字體有細微差別；如果某頁需要刪改版面大，則整頁重寫，導致本頁字體與前後兩頁字體有異。所以此本《書影》撤換條目，不是因為底本是假想中的周氏子孫修改後所刻新版本，而是因為書已經先抄好，館臣刪掉大量違礙條目後，必須要填補好空白頁面，才以其他條目補足。

考察館臣的替換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從外部偷天換日，所用條目有六條來自於姜堯章《韻石齋筆談》卷下，有六條來自於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二，朱書刻成在周亮工去世四十多年後。這些替換條目與原條目如果以撤出本行二十一字重新排版，其版面所占行數都完全吻合。另一種替換方式是內部拆西補東，一般是某卷卷中有連續幾十行需要被替換，館臣便將本卷卷末大約相等的頁面挪用過去，如果稍差幾行，再配合使用第一種方法，用《韻石齋筆談》和《曝書亭集》的文字補

足，以求填補滿版面。這樣大規模的挪用卷末條目有兩處，一處是卷二，一處是卷六。因為挪用的條目是卷末或者接近卷末文字，卷末不需要大規模動版重抄。但這種擅自挪用割裂了《書影》原書體式，將前後內容相關條目割裂至兩處，有違周亮工將相似內容聚合的本義。

通過分析故宮藏撤出本《書影》，最需要注意四點：一，《四庫全書》中錢謙益的嚴格刪改時間可能比一般認知要晚；二，《四庫全書》中有先抄後割補的情形，此時需要特別注意割補痕跡和字體是否一致；三，如果《四庫》本大異於通行本，不要武斷以為底本為現不存世的珍貴版本，因為它最有可能是館臣刪改替換而來，並非原書作者文字，比如《書影》，如果千百年後只有此部撤出本流傳，或許還會打起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二抄襲《書影》的筆墨官司，畢竟《書影》成書、刊刻在前；四，既然館臣為了補足空缺，撤出本《書影》有搬用《曝書亭集》、《韻石齋筆談》的情形，那麼《四庫全書》中應該還有其他書也有挪用這兩部書或者其他書的情形，以後研究需要特別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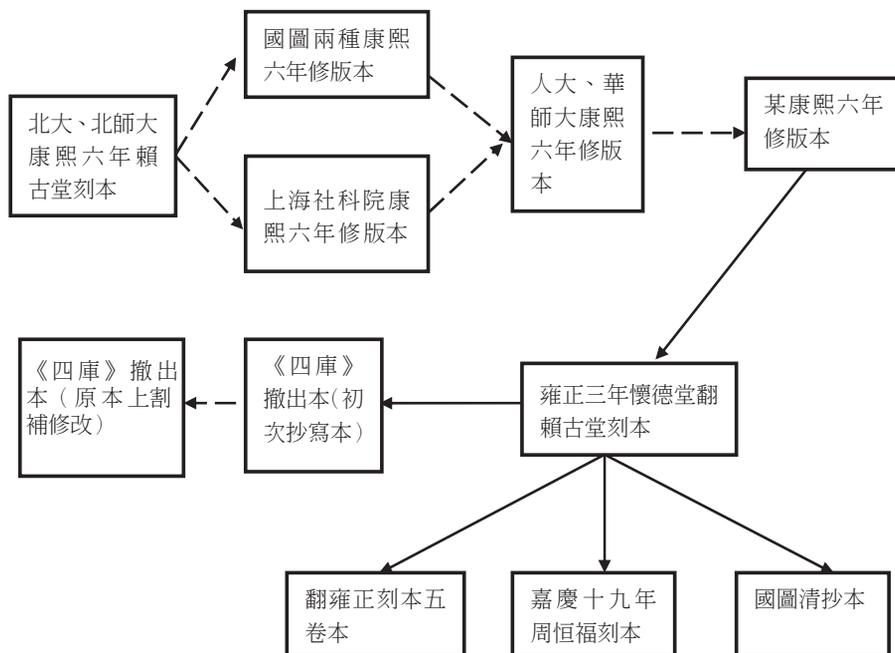
五、總 結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的寫作、刊刻、流傳最重要的三階段，貫穿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它是一本非常具有典型意義的小書。周亮工處在明清易代之際，易代之際仕人的出處、心態、遭際、身後問題，不是周亮工一人之問題，也不只是明清易代一時之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說貫穿整個中國史、易代文人及其作品，這是《書影》的時代背景。順治間，周亮工因被彈劾下獄，在獄中寫下了《書影》，身處獄中，還能寫書，有何等氣度才能如此泰然自若，特殊情況下寫作，這是《書影》的創作背景。康熙六年首刻到康熙十年燬版間，周亮工又精益求精地對《書影》進行了多次修版，現在已知的就有四次，作者本人多次修改文本，又用修版補版的方式，這是《書影》的實物版本意義。康熙十年，周亮工去世前一年，周亮工燒燬了包括《書影》在內的平生著作的版片，作品燬版，這是周亮工晚年心緒的體現。進入乾隆時期，文網漸密，館臣起初照實抄錄《書影》，後又在版本上割補掉和錢謙益、李清、周氏下獄等相關違礙條目，並或者挪用卷末條目、或者抄錄《韻石齋筆談》卷下、《曝書亭集》卷五十二補足空白版面。

透過《書影》這本小書，我們隱約可以感覺到周亮工作為一個易代之際臣子的

彷徨、無奈、焦慮，作為文學家對自己作品的精益求精及其間蘊含的委婉的難以言說的情感；也可以感覺到天子一道聖旨，作家作品就不得不被大規模地改易。如果從前說文化管制只是簡簡單單的幾個抽象的文字，那麼《書影》給我們提供的就是活生生的實例。從《書影》版本源流考辨可以看出，版本源流不只是簡單的文字變遷，它背後更深層的個人、社會、文化因素或許才是版本考最終的落腳點。

綜合此前所論，《因樹屋書影》版本源流大致如下⁶⁷：



圖十六

致謝：本文從寫作到修改，均得益於陳正宏教授的悉心指點。資料收集方面，得到韓進、劉進炎、葉舟、馬鴻雁、莫曉霞、楊繼承、鍾彥飛等師友幫助，僅此致謝。

⁶⁷ 虛線表示同一版片修版關係，實線表示重刻或者重抄關係。

